

四

書

脈

六





鼎鐫徐筆洞增補睡菴湯太史四書脈講意下論卷之四

昭武後學徐奮鵬增  
富沙後學余應札補

座師會稽石簣陶望齡校定

宣城湯賓尹嘉賓父輯著

先進章

此章重在沒先進有挽文勝歸大推意不後自審沒違已也

先進節謹夫子曰禮樂言古  
其最初之威制則有先進名  
以其末流之濫觴則有後進  
名先進非野人也而世見以

謂野人也後進非君子也而  
世見以滑君子也皆尚如斯  
必於後進云云矣

補新直野人君子在氣象上  
漢其似也似野人却是真

君子似君子反以失君子  
天下有存元氣之野人即

野人也可不天有雖風化  
之君子即不君子也可

康時後進則乾近世也君子只就儀文儒雅上看野人只就朴

就吾身日用動靜以至節天下和天下者皆是先進即文成

夫子渾然口氣且勿斷時人不是連時人字也不必說出禮樂

禮樂文采可觀自今日論之似乎章美之君子須如此講方得

先進於禮樂朴而少文自今日論之似乎鄙陋之野人後進於

首節是夫子閑之體貼時人語意非時人有此四句成語如云

禮樂文可觀自今日論之似乎章美之君子須如此講方得

先進於禮樂朴而少文自今日論之似乎鄙陋之野人後進於

首節是夫子閑之體貼時人語意非時人有此四句成語如云

禮樂文可觀自今日論之似乎章美之君子須如此講方得

先進於禮樂朴而少文自今日論之似乎鄙陋之野人後進於

首節是夫子閑之體貼時人語意非時人有此四句成語如云

禮樂文可觀自今日論之似乎章美之君子須如此講方得

先進於禮樂朴而少文自今日論之似乎鄙陋之野人後進於

首節是夫子閑之體貼時人語意非時人有此四句成語如云

如用節禮如用之則吾後先  
進焉取其宜以恭德斷不為  
玉帛鐘鼓之虛文居其厚以  
維風斷不失監夏監殷之遺  
意即言君子之譽而受野人  
之訕奚恤哉

補新章要玩一吾字乃欲以

一人視天下共宗周也非

寧儉寧固為一時救弊論

流哉節講夫子曰何從我厄

於陳蔡之間者一時師弟依

依患難大道雖云莫容而吾

凌亦急自樂今皆不在門而

吾寧三思也

補新章陳蔡之間乃千古英

豪之會也唐虞三代有君

臣成周一家有父子陳蔡

之間有師友此皆古今奇

實處言。如字案頂上。未非假如之謂用之不但用之一身有

定經制。叙倫常意。禮樂總可治身心。勿分用禮治躬用樂治心

看則字是斷然。必你從先進。全是尚質。所謂文弊則救之以質

非但損過就中之謂。講內不必添出一中字。須知從不必定是

從周。夫子損益百王。五萬世禮樂之準正在此。

從我章

此章見相從聖人者皆足羽翼道真的人品。何知有患難。所謂

其後亦足以自樂也。此聖人所以深思之記者。因紀其人。以見

夫子追思之意。若正謂不忘相從於患難。是論情也。聖人重道

不重情。首節要得夫子追思本意。追思非私情。思其人之足

會然不若夫子際奇窮而見此奇會是一時之厄數

五之光

德行即道夫子之思者果何人哉維時蘊藉淵涵踐脩獨到者德行也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其人菁華特勅豫論多奇者言語也則有宰我子貢其人明習史治弘敷經濟者非政事乎則有冉有季路其人網羅載籍闡明宗旨者非文章乎則有子游子夏其人此所以上下全交不以奪師友之誦而七日共厄長以係千秋之懷也

補新肯遐想當日雖上下全

交既夫子坐于上有顏閔四人藹威德之儀容予賜

為道重也陳蔡字對門字看後字對不及字看皆字最重玩一皆字便有許多英才聚樂意不及門或仕或死或散之四方○

次節非後記十人名數亦不重品第其所長要見當陳蔡困厄時英賢畢集如論德行便有德行一班人如論言語便有言語一班人那時那一人不在側思之不覺惻然全要模画在陳蔡的光景德行數句當以道字貫以潛心之德見之於躬行之實為德行体道于身心者也以擬議之精數之於辭令之善為言語所以闡道者也達為國治民之理而措諸發務為政事所以達道者也蘊詩書禮樂之英而發其精粹為文學所以載道者也可見昔之患難乃以道相浸今之追思亦以道致慨各二字

譚道由求論政游夏講獲何諉虞九官周十亂可以共起而隆兩間之事業亦可以並坐而蕩一堂之乾神有陳蔡而夫子困有諸賢而夫子亨

非助即違夫子喜顏子悟道之妙曰教學之間有疑問則有相助迺回也殆非助我者也波於吾言年所不悅矣惟吾意之所示而然相與不但是其未盡之蘊又且辭其未諉之秘焉毋回干言外探真稅更何于言中起疑問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  
補新直鏡分鏡兩影相涵火合火一光齊照絕對待則氣擬濂矣回也悅不在言

相連不分拆俱本德性說句之要挽不及門意諸子事實勿用附考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行如陳適蔡陳蔡連界而述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忌其用楚蒺藜徒圍之七日不大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顏回釋菜孔子削然反琴而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

非助章

此章嘉顏子悟道之妙只重悅不重助非助正是無不悅更無兩意二句一串說中間不得着一何也作轉語○助我是實語道理雖具在聖心不觸不荏加一番辨難則長一番精神豈不是助然終在言內討分曉未能解悅言外顏子胸中了然聖人

夫子亦言于無言遺言而無言者傳也又何助哉非助我即如愚的景象無所不悅乃足以發的意思

孝哉鄙諷子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夫子嘉之曰孝哉閔子騫中外稱若一口手彼其初父母不以為骨肉兄弟不以為伯仲即外人信之固無亦內之有始言也乃一旦內行中脩聲稱外洽人之稱其孝者不問別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非至誠感動和氣薰蒸何以至是審誠孝矣哉

補新旨孝哉二句須一直贊美不可如時說再加一轉語以下句證上句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中

亦窅然不動何助之有無所不三字要挑剔直是嘿識心融液洽渾化不但了其未盡之蘊且又悟其未發之秘與聖心相悅以解而無所不領畧也故曰悅不專在無疑問上看須知顏之悅亦悅自心耳夫子言忘言顏子自心之所有耳若曰以此言投彼心則必有不悅處

孝哉章

此章要重閔子處其親上以見其孝舊重人不問未是閔子始固不得于其母與弟緣他一段精神薰蒸透洽所以一家感化而外人之言與父母昆弟之言無間蓋閔子之難難於父母昆弟稱之為孝非謂父母昆弟易移而徵人之言也不問只無別

有一其字須味其當日父母昆弟是何如言他想必是閔子之心先無間于父母昆弟故因以無間于人言大舜底豫而天下化亦只此無間之心

白圭節謹白圭之詩衛武公為謹言而作也南容一日三復乎此蓋深有意於謹言矣古人詞寡仁人為難者之既尤悔俱消涉之自出處成深有址高賢何愧刑于之責哉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補新直多言多尤之戒有解于老氏欲訥欲慎之訓謹奉于夫子無易無尚之訓深感于武公蓋出于國而防無道之刑戮入于家而

異之意註實積于中就閔子身上說外兼父母兄弟外人言

附考閔子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

白圭章

此章重謹言上白圭之詩衛武公為謹言而作三復不是一日三次之謂亦不是以此自傲乃謹密之心念茲在茲故不覺時時吟咏如此此乃守意而非徒守口治心而非徒治詩故夫子以兄子妻之妻之重取其賢可以進德可以風世不必兼謹行此與公冶章同但彼以涉世言此以脩身言

附攷南容後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



懼毀續之圭玉，此是一段精神真修養處，何僅謂謹言，恐未是孔子妻之之意。

季康章譜李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吾後之。中鮮見其儔，不幸夭奪之速，短命死矣。今也則無能如其好學者，惜哉。

請車章譜顏淵先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買，柳夫子乃即問之。差鯉者以釋之曰：子有才，有不才，以父視之，則皆子也。生同其愛，死同其傷，豈以才不才而有厚薄哉？昔鯉也，死亦有棺，而魚柳吾未嘗少徇愛子之情者，以吾從大夫之義，不可舍車而徒行耳。今

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護人之惡者也。遂三

復白圭

季康章

此章好學只宜空說，勿入不遷怒二句。

請車章

此章見顏路愛回以情，夫子愛回以義。路之請車便見家貧，即當安何以請為謂之愛子，則可謂之知子，則未也。才不才兩句，勿露回鯉字，吾不徒行數句，俱說處鯉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如云我可以葬鯉，則汝亦可以葬回矣。又何必以車為之槨哉，不可說向也。不得舍車于鯉，今又安得舍車于回云云。

又安所不以處鯉者處回哉  
補新直禮所隆殺係名與分

回唯弗仕故諷以從大夫  
後之微詞耳知大夫不可

舍車則知士庶不可用擲  
矣夫子之拒謂其無櫛與

無臣而為有臣同意  
天喪章謹頹淵死子曰意吾

身以道為存亡而吾道以回  
為絕續回死天其喪予乎天

其喪予乎而何能以無悼也  
補新首引頹一體也回何敢

死予在故也天喪予回死  
故也註加一若字便參切

子哭章謹頹淵死子哭之慟  
沒者曰子慟矣欲以節其哀

也夫子曰吾之哭回亦慟乎  
即為有慟非夫人之為慟而

有傷天子渾厚口氣

天喪章

此章天字極重見得頹子死而道統喪天實為之夫子不以身  
之存以為死生以道之絕續為死生回死則道亡而夫子不為  
獨存矣故曰天喪予呼天自悼為千古痛耳

子哭章

此章重慟道上子慟矣言回固當哭然至於慟似過於哀有慟  
乎是疑其詞以問之實無慟也萬古道統千聖血脉都是夫人  
擔當夫人即是後世絕續的人而今日之死與喪予何異安得  
不為之慟也

誰為益一人之生也實閔斯道之存亡雖慟亦非過也

補新道重看夫人二字哭死

非為生與衰係今古宜無益之悲

門人童謫顏淵苑門人欲厚

葬之夫以安貧之回而後送

死之費非其素心也夫子止

之曰不可門人不送而竟厚

葬之以厚葬出於門人是以

不義處其師以顏路而聽門

人厚葬是以不義處其子矣

夫子責之曰回之子予有教

則沒有誰則其蓋視予猶父

然乃予昔之葬鯉也能貽理

以安今之葬回也反貽回以

不安是予不視視回猶子也

門人章

此章見夫子愛回以義顏子生而安貧死而厚葬于理不協于

心不安故夫子以義止之正是愛回處門人竟厚葬則置回于

非義故夫子把今日所以待已與今日所以待回說一番正見

不可意視予猶父全在道義事夫子上不許視猶子是說祭

回不得其當非我二句正發不得以理處回之故不得二字有

意見不聽夫子之止以致此蓋責已正以責門人而責門人亦

以責顏路也門人謂回之門人

季路章

此章重事人知生上未能未知不就子路說分明欲其質鬼神

心安于地下者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予何負于回哉

補斷道厚葬必踰分也如欲  
以命車為擲之類故夫子

既不可于前溪深淵惜乎  
後為德衣衾棺槨之美

夫亦何害

季諾童語此見聖賢實際之  
崇季路問事鬼神之道夫子

曰其明於事人而事鬼為幽  
首於事人之道闕然未能也

女能事鬼乎即假祝史陳正  
詞飾之乎矯崇也又問死之

道夫子曰莫始於入生而人  
死為終焉于生之道茫然不

知又安從知死乎即譚駭散  
論有無據之乎幻說也是知

無人非若斯無鬼責善吾生

于庸行求夕死于朝聞從實地上做工夫這鬼與死虛無不切

于日用焉能為知帶言不必回轉事人可以事神知生可以知

死亦不可添一箇事鬼在事人起知死在知生起註無二理及

誠敬原始等語不必用出只渾融發未知未能為佳事以心言

知以理言事人則神不必禱知生則死不當輕分明有歲子路

意○問事鬼神是問人所以感格處非問如何奉祀鬼神人如

父兄君長之類事人便有全綱常盡人道的工夫問死是問所

以處死之道非問人如何會死生字乃初生之生非生活之生

知生便有踐形盡性求無忝所生的工夫非但泛泛事個尊親

之人淺淺知個血氣之生而已子路仕季而任三家之替長正

者乃善吾死。子其求之。事人知生足矣。

楠新尚。上段要看能字。下段

要看知字。只探入鬼之真

消息。山判生。死之大。開頭

季路要于暗處索模。夫子

要于亮處理會。又問死着

一敢字。便見子路勇敢。激

烈的氣象。夫子以生道陶

鑄其氣質。默化他處。蓋紗

待側章。謹昔夫子之前。閔子

侍側。其氣象則閔。如也。彼

其勁氣。中和而和風。外布。殆

無之。進於中行者乎。若子路

則直節。挺持而雄心。莫掩。始

行。如也。若再有子貢。則直

方素謙。而圭角未融。殆侃

如也。即其礪。何英。多利。敬所

緣未知事人也。與日孔性之難。正緣其未知生也。即是會

此章之角。

### 侍側章

此章俱主剛。足以任道說。但本文原無剛字。為宜畧渾涵方妙。

玩註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其是渾融。○閔子行。侃。是記

者。描寫英才的氣象。兼言貌在內。俱就好處看。閔者。德器深

厚。不亢不靡。行者。者。堅強不屈。英氣盡露。侃者。正直不回。發

露圭角。大都諸子有斐然。○章氣象。夫子却于此中。會乃各人

景趣。皆任道偉器。故樂之。即取狂狷之意。○末句不是戒。由乃

就歡喜中。過慮他意思。無非欲使之就于中和。以全其樂育之

不能受天負各任取裁庶幾  
有也故夫子樂之蓋深為吾  
道之幸也然而又有憂焉曰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蓋恐其  
過勇無裁而太剛則折此夫  
子愛由也亦愛道也

補新直羣賢分聖人之體段  
而各成其為群賢夫子萃  
群賢之精神而自適其為  
夫子即一堂之上有千載  
之契子樂是夫子心衷事  
如何見得只就他語言意  
態上想像出來一說不要  
以刮字作主亦有見

唐人章謹魯有長府謹笑一  
且欲更改之不惟廢先公蒞  
跡之法且釀魯國多事之禍  
矣閔子有激而言曰天下事

念公不異面語行字勿露

魯人章

此章要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魯人作立乘行稅畝周公之制  
更憂已甚公又為長府非專改一長府適以為小人聚斂之媒  
閔子孫奢侈之漸閔子仍舊貫之一言隱含著無限深慮夫  
子懼魯人忽此言故亟稱之稱夫人醒魯人也魯人指當事者  
言○仍舊貫三句一申說挽是斷他決不可為如云仍舊如此  
有何不可而何必紛更之為其實有扶魯之意還不專指勞民  
傷財說○不言是不輕言非不言則已之謂言必有中是與其  
切中魯事有閔氏渡國計之道使相沿之收習而不知者一言

樂成易創始難仍舊貫如之何何必變更前人之制度而改作為也夫子闢而與之曰夫人不輕易發言九毅然起

而言者必于國計有中真有德之言哉有國者其聞之否補新言首不曰魯君為長府

而曰魯人便見祿去政逮魯君僅守府耳魯人病在

一為字推一為字不但券先公藏財之法無忍改先

公取財之制閉子重在一仍字推一仍字在一時可

以故民窮財盡之國垂淡在亦以示節用愛人之規

乃言夫子所亟欲言者故夫子曰言必有中

由瑟章講子路之在聖門品

提醒如綫之法變而幾盡者一言少留故曰中中字與魯字相應非字中直多補救意

由之瑟章

此章上下文義總是一意頃把丘之門三字作脉夫子之門乃

道之會也道之高大處是堂必設立之門以升道之精微處是

室必設立之門以入堂之升可以豁隘氣而闢其觀室之入可

以收浮氣而和其養子路隘氣已闢而浮氣未和故夫子借鼓

瑟警之要他從心上做工夫不重在鼓瑟上作文只可于由字

丘字上隱之躍之味夫子藝言之旨方妙不可像賤詞門人

不敬子路是徒觀由于瑟矣却不知由已造到正大高明之城

格甚修，但未知和平之足以養心也。夫子因其鼓瑟而警之曰：丘之門，以中和為教者，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乎？何門人因此遂不敬子路？夫子

曉之曰：由其可弗敬哉！夫道之高明，處即堂也，而其精微處即室也，由也亦既脫去，凡近而升此堂乎？持未入於室耳。蓋限於門者，無以與堂上之觀，而登乎堂者，亦不遠室中之秘，然則所謂丘之門者，正此入室之門，而苟室之既入，當不復有是瑟矣。吾正以入室望由，豈其拒之門牆外哉！

補新直，奚為二字，乃詰其瑟音之所自來，使由知所自。

固儼然堂上客也。特精密工夫尚欠，猶未窺室中藏耳。未入於室，亦獎進之詞。未字有旦暮可至意。夫子正欲以丘之門而引由於室，不欲以由之瑟而僅止於堂。

孰賢章

此章為賢者過之而諷。子貢問意，志重過者為愈。夫子答他以示過之不可耳。重抑過一邊，不必露出一中字。○孰賢是問，二子之所造，孰為優劣，分明有慕子張之才高，卑子夏之狹隘，意過不及。就二子所學說，非以二子相較，言子張之過未至，索隱行怪，只是好高務遠，君子身去非愚不肖之不及，只是拘而未達隘而未廣耳。須要斟酌此二句，雖是閑、評論二子，然過



悟此正法其未入室處而  
箴之無非造就由之意也  
孰賢章講子貢問師與商也  
所造果孰為賢先師後商固  
已賢師矣子曰師也才高意  
廣而過商也篤信謹守而不  
及此二子之分也子貢艷慕  
于過謂其意氣有餘力量較  
多乃曰然則師愈與意果以  
師為賢也夫子曰天下推此  
道耳馳於域外而遺夫道之  
日用亦猶之局於一隅而聞  
天道之大全也果可以軒  
之乎然則師愈之言非所以  
為訓矣

不及是。不好字面。正見其無所賢。講中要描寫此意。子貢師  
愈之疑。意謂過者差勝耳。而不知過之害道尤甚。故夫子斷之  
曰。過猶不及。要順題講。不可倒說。不及猶過。亦不可平說。過不  
及同病。但重講過之離道。而猶不及自見矣。不必着實在二子  
身上說。只是泛論道理。未繳一句師豈愈于商乎。

聚斂章

此章是夫子扶周公之意。當以周公立案。蓋魯周公之國。周公  
之富也。季氏取魯。以自富。則周公貧矣。故曰季氏富於周公。求  
既為夫子之徒。則知得夫子夢寐之志。固宜抑私室而休周公。  
胡乃甘為季氏聚斂。聚斂不是額外加征。只是為取盈之計。大

話則學之定衡即此言外可準矣。

季氏章講季氏魯大夫也。攘奪刻利而富過於周公無魯其矣。冉有為季氏宰為之聚賦歛以益其富何悖聖訓而益私門若此。夫子責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使之悔則季氏不至益肆其貪而吾民猶得少蘇其困不亦可乎。吁。此夫子憮為魯之思也。

補新章當時魯人不敢攻季氏而孔子率小子以攻冉求是罰罪之鼓不鳴于朝廷而倡義之鼓不得鳴于吾黨人謂此鼓為季氏鳴吾謂此鼓為周公鳴。

夫不當有國之富即徵季氏所有便是附益。須要蕪求不當聚欽意。○季氏之惡周公所必誅者。夫子体周公之心欲行周公之法故嚴責曰非吾徒也。蓋謂吾徒自知公義不彼助也。曰鳴鼓而攻蓋謂公於當在人心即有一求為附眾不自容也。此聖人抑私張公意也。所以扶周公也。

崇也章

此章重在欲四子各矯氣質之偏。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愚與魯氣質之沉潛居多。辟與嘯氣質之高明居多。夫子各摘而言之。欲其有以陶鎔之也。講中切不可說壞四子。○愚者真朴未散。欠員活通達。古之愚也。魯者賦性遲鈍。欠機穎便捷。已百已千。

柴也童溝人之氣質不能無

偏要在有以善變之耳柴也

局方隅而牢不可破抱咫尺

而堅不可逾其偏也愚參也

驟試之而速肯未能徐俟之

而見其始出其偏也暮師也

狀若沈潜之學問也

之鋪張是容止之儒

雅馴急遽而動見態侮是少

文之士也使四子而能善反

為安知愚者之不融通者

之不反真辟者之不歸止嘖

者之不成文哉是在勉之

補新旨四子之病夫子逐一

指點使人好用對治方法

屢空童溝此夫子進賜于回

也曰回之於道其庶乎見道

也辟少誠實非赫喧之威儀也嘖少細膩非和順之威儀也須

知愚與魯有辨愚是見浮泥魯是做浮慢此辟與嘖正相反辟

是工于文而少質嘖是過于質而少文○一說聖道惡矯飾四

者皆率直皆優進道故並言以提醒他進道的意思不是說他

偏處

### 屢空章

此章要把屢空屢中相照看蓋道不着情識而人之情與識每

相生回是忘識便忘情故知有道不知有物此庶乎而屢空也

賜多情因多識故知有物斯覺有知此殖焉而屢中也中則中

于識之中不能空于情之外故屢中不可語屢空空則空于情

不見物運委之自然而貧樂之為素宜其空也空而至於屢也此于道有涉悟也者故示命有順受也者賜則不能安受天命而貨殖焉乃其才識之明未事而度之懸合者矣而失美者寡蓋中之者屢矣然意之也非悟之也今而後賜其由億而進之忘哉

補新直願于徒淡薄而入故能聰明不事意見俱消言

段堯景何許倫然夫子正要把來做子貢舟頭點化他貨殖習心耳端木當知蕙熾然之日不待不取然而自反也

善人童鑽子張問善人之道何如夫子曰道有迹其途撤

之外奚事于識之中故屢空獨超于屢中須如此融貫方妙

○庶乎是近道言幾與道為一也與忠恕近道不同屢空只是貧安貧在屢空上見屢空而常不改其樂是為庶幾只是一意初無兩層註能近道又能安貧又字覺太重○命作貧富之命看不受命不順受天命之本然便有計有無較豐約意貨殖只是富求富在貨殖上見不可誤將貨殖作求富總是他不能忘物處未必若人之營者億是意見之明非料事成敗之謂中如言必有中之中謂當理也不在事上說這個心體聰明是可進回機括解去其億者而就其如愚者便可以近道此夫子勵賜之意

善人章

可循而不可拘。道言至其間，與可尋而不可驟。善人者，理不必古人有，而創起意見，益不必踐成迹而行之，但亦不能入于閭奧之室耳。此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乎？使以是而充之學，其進固未可量矣。補新旨：子張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不知這一種人，生來血脈甚真，絕不依傍牆壁，從人脚下計生活，却也未能一往入神，便到深微田地，沒他入踐不入處，絕要想出他這道理，非聖人不能形容善人入骨也。

此章有整字，張好高之意。子張希慕高遠，不由尋常規矩，故箴之云云。不踐迹，要重講下句帶言，只說善人一時模樣如此，非說究竟不能入也。講內要想是答問口氣，不是評論他。○道字，虛看，乃問道之在善人者何如，非問其人品迹與室，都就道上。看道有規矩繩墨，顯然可見者為迹，迹中精微玄妙處，即是室。不踐迹，全在善字看出，善人天真渾全，不曾外侵內減，率個善念行出來，不必有所模倣，自然暗與理合，而無非僻可言。但迹者，所由入於室之路，若迹之不踐，烏能凌空而往乎？故曰亦不入於室。兩句不要有作兩層意思，其不踐迹處，正其不入室者。

故與人者必得之言外而後  
可如第論篤是與安知其為  
君子者乎心篤而論亦篤乎  
其為色莊者乎論篤而心不  
篤乎蓋聽言之術至是始窮  
而現心于聽言之餘不可緩

論篤章

補新旨真君子則真莊而篤  
偽君子則其篤于論處特  
其莊于色處不可不深辯  
問聞章講此夫子成就二子  
行善處也子路問聞斯行諸  
意在於必行也夫子曰有父  
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意在於不必  
行也夫子曰聞斯行之問同  
答異指各有為矣公西華曰  
田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

也。其不入室處。正以其不踐迹者也。在入室之後則善化于無  
迹。而當合迹之時則善阻于精入。倘待其迹而善則不得為善  
人。倘由其踐而入則不止為善人矣。須會此意講。

此章戒取人以言。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信。此夫  
子警切之詞。篤字要看巧言易辨。惟有論得篤實的真切。  
像個君子却是難辨。若因而與之。烏必其言與心皆實。而為君  
子者乎。抑行不逮言。而為色莊者乎。二句滾下。重色莊一邊。色  
字所談甚廣。凡形於外者皆謂之色。莊乃莊重醇謹意。

問聞章

田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

是在求也。問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見義之為，豈于由可獨緩，父无之制，豈于求不宜尊，亦也。惑，敢問。夫子曰：子知二子之問同也，亦知二子之材異乎？求之盾偏于柔，而行常退焉者，吾教以聞斯行之正，所以進之，使知奮者也。由之盾進于勇，而行常與人焉者，吾教以有父兄在，正所以退之，使知斂者也。蓋偏任退則滋頹惰之習，偏任進亦貽用壯之愆，稟命固以成其有，庸必行之志，銳行亦不失其善。体父兄之心，今而後亦其能，不丁然吾教乎哉。

此章重行字，非但遠巡害行，即進銳亦退速，故冉子以行為行。子路以不行為行，總之進以行而已，不必添出中字。未問疑在一邊，夫子答亦重在明由一邊。○子路之問，意在必行，冉有之問，意在不處行，問雖同而意却不同。夫子之答，俱是要他行。然子路還要斟酌，冉有不宣停待，有父兄在，非是不許他行，不是說父兄嚴尊，須用稟命還有斟酌義理，審量時勢，意聞斯行之斯字，要看斯者無停待，無遠巡，一聞便行也。公西華之意，蓋疑皆聞則皆當急行之意，問者問其所以答異之故，退與兼人俱指行言，兼人猶言倍人，謂意氣加人一倍也。進是鼓其退怯之氣，而使之決意于行，退是抑其銳進之心，而使之詳審而

曾子問 卷之四 下論四卷 十一

註聖人曰敏行曰過行只

論人制行之精神非廢却

行中之弊以夫子於此進

於兩法進之若愚進之於

行退之者亦是進之于行

子畏葷講天子畏心於匡顏

淵相失在後方其相失也夫

子畏其遇害而一見開有不

勝其喜者迎而謂之曰吾以

汝為死矣曰回之生也惟

夫子是從夫子而在回何不

重受其生而故輕此一死哉

夫知夫子之在又知夫子之

行退之亦是進之夫子只退他兼人。不曾退他行。要認。

子畏葷

此章見聖賢雖遇大變而惟道是信。死生處大有斟酌。吾以女  
為死。此是夫子設詞以試回能知斯文之在茲否。倘回見斯文  
之天不真。則妄意夫子為匡人害。而捐身赴死矣。乃回則以子  
在對正。知斯文之在茲。而匡人不能害也。知匡人不能害。而回  
于道為重。又何必宜為赴死。敢非不敢。乃果敢之敢。

大臣章

此章專抑季氏。借二子作話柄耳。大臣是天子左右顧問。改容  
禮貌的人。大夫之門安得大臣。以陪臣而擬大臣。然有無君之

補新旨。夫子曰文在顏回曰

子在此是不言而精脉相

照處子以元不起回以子



不先此是共以斯文之脉  
相生處

大臣章講此夫子抑僭竊扶  
綱常之意也季子然曰其  
未得由求為臣乃問曰由求  
可謂大臣也與夫子斥之曰  
始音以子為異常人之問曾  
由與求之問而以為大臣也  
夫所謂大臣者大於道耳彼  
其事君也君欲易動以道淡  
之君氣易感以道平之無一  
毫不出於心苟其不可說不  
相之則去身而退耳蓋道之  
中原無寬假之途而不亦之  
凌更無修遠之處此古大臣  
風也今由與求也果能事君  
以道乎果能不可則止乎其  
進其退亦猶大人可謂之具

心夫子只怪他說大臣二字故深抑二子以折之不可說低了  
二子異字謂道德異于古今如伊呂之徒是也曾由與求之問  
且漫說不是大臣只說所問之卑○大臣以道言不以位言以  
道事君是行道不可則止是重道二句一串看要把道字作主  
道就格君心之冰上說勿說做諫臣模樣不可是道不可行非  
是不可仕也止則奉身而退決不苟留正所謂異也由求所事  
何君所以事者何道頌不能量其可不可以自止則特在季氏  
之家為具臣耳具臣不是賤他猶言供具得一職的僅與空  
食祿者不同非空倫臣數之謂○從之者與正承道字來子然  
意二子既不能盡道則事君無所可否必從君之所為從之勿

曰其于大臣何與于然曰二  
子既非大臣則凡事不問道  
之所在惟君志之是從與夫  
子又折之曰二子雖不得為  
大臣然君臣之義聞之素熟  
若弑父與君吾知二子亦不  
逆也吓夫子拆季氏無君之  
心尤切矣

補新章內二君字要挑出

前段隱言季氏不可事也  
說二子不可錯認君也後  
段直言季氏不可從也幸  
二子之猶知存君也吾以  
子為無之問異字從來皆  
看錯了此異字謂當求據  
然自立不混同于私家可  
持與以升諸公的人若以  
帝臣王佐言適長子然於

明說從季氏只云從其主方像子然口氣且下弑父與君名不  
可明加季氏二字。不從緊頂上事君來言以古之大臣律二  
子。二子不能以道事君以今之不臣擬二子。二子則能以道守  
己若把君賊害而為違道逆節之事。二子豈其為之。搃之以道  
字貫是夫子阻借竊扶綱常大議論

費宰章

此章重一學字。子路以未學而仕。是為妄舉。後以仕為學。又為  
為入厚重足以化民所以舉之。夫子以子羔未嘗優于學而處  
為之宰則政理未明必至廢事。仕而名實俱喪。故曰賊夫人之

大之志矣

費邑章講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天子嘗憂子路，迄季氏之失矣。柰何又累子羔哉？故特責之曰：夫人之子，未學者也。而遽使之仕，雖曰愛之，祇以賊之而已。子路遂強詞以對曰：仕與學未嘗二者也。今費邑之中，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治民事神，即此是學。奚必讀書於章句之末，然後為學哉？不仕何為？子路益不知賊之一字，原不出此，但一時無所置對，姑借此以人非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直責之曰：是故惡夫佞者。若謂佞者，依附于名理，騁長于口給，無論巧亂德，辨亂政，而言不由衷，一

子賊字只就妨于政治說。○民人社稷俱貼費說。邑有民人宰則治之。經畫區處無非窮理盡性之功。邑有社稷宰則司之。昭事感格無非誠意正心之處。玩何必讀書四字。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為政。只謂學在人情物理做工夫。佔偁章句祇成迂腐。不知平日無理會工夫。直到臨時用工。豈不誤人。子路亦明知其不是。特假此塞倒夫子之口。正是佞處。夫子欲斥之。則彼亦有道理。但曰是故惡夫佞者。意指子路詞若泛論。使彼自警省耳。若直指子路為佞。便非夫子當日口氣。○一說主聖賢志同。維魯上說。子路使羔有陰收費權之意。不知費若邑也。彼未學之子羔。其何能為。夫子一生精神。既在維魯。而柳季氏傾欲使

何詭也。我之素惡夫佞，以此不意由甘為之也。吁！夫子責子路者，正以止子羔輕費邑者，正以重魯也。其肯厭矣。

補新旨：人氏社稷皆魯公室之有也。費邑安得而有之？以是為私邑，有連于路也。不曾讀書，夫子故只於惡佞之語，極之。豈徒厭其妄對哉？正以見其賊夫人之子也。賊夫之言，又豈徒為子羔不可賊哉？正謂費邑不可以吾法宰也。不然，則閔子騫深于讀書矣。何為不就費而宰之也。

補侍坐全旨：三子是借一隅之宇宙，以自見其襟懷，得聖人之作用，而不免失之。

子羔以益其儲乎。故惡佞之說，無非止其宰費之舉。但惡佞其換開活說為長。此章即墮三都之意。

附攷：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哀。亦見厚重化民之一証。

侍坐章

此章以如或知二句作主。聖人知爾何以之問，分明要他見用世事功。三子所言都是經濟實用，但有意功名便是功名上人。點像無意功名者，只舉宰居眼前的襟期來說。而所以應世者自在。三子沒作用，是實際。性中見實際。三子人得測其涯際。點誰得窮其分量。全要識此意。○侍坐只重師厭道尊上序。

拘曾點是擴自有之胸襟以達觀于宇宙得聖人之丰神而不免失之曠觀夫子與點處則策勳者縱宇宙內之勳華不外座上之春風觀夫子不遺三子處則瞻懷者意興雖出天地外而天地亦入經綸中坐之節謹子路曾皙冉有西華侍坐夫子牖之曰二子有言而不敢盡者以吾日長乎爾然有懷思吐則不必拘毋以吾長而遂嘿已也爾平居則曰不吾知也或有人知爾則非徒應以空譚必將有盟心之素足以經濟者其將以何學術而應人知也二三子試言之

齒意不重○以吾上節一氣說以吾以字即毋吾以字以字相應言爾之不敢盡言以吾一日長乎爾也不知當盡言之時亦有所不必拘者毋吾以只教他盡言勿露志字下節方教他言志○不吾知有二意以莫吾知故莫之用亦以有所知必有所用也此自負之志非怨人之詞則何以哉以字要認是問他平居有何樣襟期以應世非問人知之後為何設施也要蕪人知後報塞為難意又一說不是問把何等學術應人知看如或上字不重在他日知爾重在今日之自處即吾見在力量以究吾今日志趣的意思么新○率爾與鏗爾氣象便不同千乘已是大國又攝乎大國之間則動相掣肘不得自由是勢難

補新肯母吾以也與則何以

我以字一樣看言吾有一

日之長的今日已無所用

之如或有知爾爾將何

以為用上下益氣相合

此說大妙惜未有波之者

率爾三節講子路一承夫子

之間遂率爾而對曰千乘之

國而構乎大國之間動多掣

肘勢則難矣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兵荒荐至時則難

矣如由也為之簡練以作其

氣禮義以教之共比及三年

人懷赴敵之忠士有死緩之

節可使有勇且好義而知所

向方也由之應心知者以此

夫子以其語言之間剛心猛

無錯銘未盡特一哂之因問

師旅則苦于調發饑饉則苦于餽餉是時難然他說個千乘之

國便見得難了。下又一節難似一節時勢原不平攝管束也凡

事要聽命於他師旅泛說不作大國來侵因仍也連年饑饉相

仍此四句須發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意為之。字不輕

有政以養民銳教以作民忠意下面可使正根為字來古者三

載攷績故以三年為期有勇自善政來民不饑寒則其氣自銳

知方自善教來民習禮義則其心自忠民以君為方有親附無

携離便是知所向之方夫子窺見他有凌駕當時人才之意故

哂之即後其言不讓意但要含蓄勿太露。再有雖以子路見

哂而謙處小國其實才調不過如此方六七十求尚未敢嘗如

此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年，如五六十國至小矣。求也為之，因美利而不匱其入，示樽節而不盡其出，比及三年，物力漸饒，經濟漸備，而民可使足矣。如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則侯君子之優為者，非求事也。求之應人知者，以此因問赤爾何如，對曰：禮樂之事，赤非曰能之，然竊有志焉。而願以學之者也。如祭祀于宗廟，有事於親者，會同于天子，有事於君者，斯時也，服玄端，冠章甫，於其間，願為之小相焉，赤之應人知者以此。補新直子路之可取處，全在且知方向，乃得夫子有勇無義之戒子路一腔熱意。

五六十，或可應幾耳，為之內，亦要暗藏足民根子。如開源節流，字意可使足民，使字屬求，可使有勇之使屬民。禮樂主化民說，不指典章聲苦，只是於綱常倫理之間，教之使秩然有序處，便是禮藹然雍和處，便是樂。宜粘足民上說來，君子是履中蹈和之君子，看來此之句，只說侯君子，並未說非已所能講，內全要發他欲興禮樂意，方妙。○赤素志於禮樂，因求以禮樂歸君子，若毅然承之，便是以君子自居，故先曰未能，願學之，謂願學而習其事也。事是諸侯祀其先，會同是諸侯見天子，正是見禮樂處，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以居小相之末，則雍容禮樂之間，必有可增重于王國者，相不是贊君之擯，如言願處邦君之後。

夫子一而斯冷是民須重

權。孔樂只帶言之要自固

家之典章經制言然孔樂

必有年而後具求不敢必

之。于三年是民之中所言

亦是但孔樂不可以斯須

去身。赤言願為小相不徒

是冒樣文。正于此收字。由

之中。和合帝王之經制。

鼓瑟節謹因問點爾何如時  
鼓瑟方希而聞歌餘音鏗爾  
而不絕遂舍瑟而作。對曰。三  
子言志。其具若此。點實異乎  
三子者之具。而何足言也。夫  
子曰。何傷乎。人各有志。點亦  
各言已志也。曰。點惡乎志哉。  
即如暮春者。春服既成矣。景  
物方妍。人生行樂時也。得冠

云重願為上。不重小相。言小相者謙辭也。不可以大相相形說。

○一說宗廟會同。勿露諸侯字。只言宗廟之事。所以有事於親。

者會同之事。所以有事於君者。願為小相。是行所學以見之實。

用不作學禮樂說。○鼓瑟希。不是瑟音希。是鼓之希也。希聞歇。

也。漸佳手之意。鏗爾連舍瑟而作。作一。句讀。以手推瑟而起。

其音鏗然也。鼓瑟希。二句。雖重在從容上。然亦要根心上。說方

見其異於三子。正與擊爾急欲見所長者相反。撰猶云素蘊也。

亦各言其志。是慰點使言。與後不同。自暮春至咏歸。正是異于

三子處。要曉得曾點言志。未嘗無用世之念。但不取必于人。知

就眼前情景。隨處皆適用。舍行藏聽其自至。與我待賈者也。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共浴乎沂風乎舞雩由是歌咏而歸望春而來收春而返行歌至谷響芳沂水之濱興盡掃來聲微舞雩之境點亦知有今日之樂耳人之知不知何計哉此其胸中別有逍遙閒曠之趣未始無經綸康濟之敵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言志已畢而出矣曾皙獨獨在後問曰夫三子者之言志何如夫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言人殊靡不有當于寔用也曾皙曰夫子何哂由也夫子曰凡為國者才技固欲張精神尤忌太露計必以礼乎而若勝若不勝自信還自抑者由之言志

頭一樣興樂天並無干涉講語不可像飄然物外意要見此是點實際工夫與點不是與他素位而行洒樂自得亦不是與他他日大用于世分明是與他眼前就是用世性分即是事功也更不必待他日○曾點後將以辨志也亦各言其志謂各人都就力量能為處言不是虛誇的話分明是兼與了故點又問何故哂由○禮字即在為國者身上之氣度言為國固以才用事而用事之際却要有一段謙冲退遜之氣以點運其中由雖才調做得而言論間殊少從容氣象君子嘉其才之為世用又嘆其心之為才用此其所可哂也其言不讓暗指率爾不是貶其為邦點却錯認是不讓為邦故兩引求赤非為邦歟夫子何以

慷慨激昂，殊乏雅容之謙。恐非所以為國矣。是故哂之耳。

補新直玩一暮字，既字有收蓋餘春意在。童冠雖竟數人，此中已見胞與胸次矣。

風流味婦，非但亭物表自有可舒可卷，想見克天舜日景象，笑擬以見曾点。

隨現在景穿現在的衣服，現在的人游現在的境，行現在的事，一段活潑襟期。

即由胎上丰度，疏水中心，味老安少懷之志趣，無可無不可之枕權，故獨與之。

难求即講曾點未達，疑由之不讓在過任為邦也。乃曰由以為邦而見哂矣。唯求則非邦也。其夫子曰：先王建邦無

不哂他，夫子但據他非邦之字而言，兩人俱是為邦，並不言不哂之故，亦無貶辭，則知哂由者非哂其為邦矣。此數節全要見三子用世之志不可少。○安見句言求之足民，著實利賴蒼生，補裨百姓止濟世經邦之實用，安得以壤地褊小而謂之非邦乎？言外便見求能堪此意，源杜由所任千乘之國形說方合書旨。○宗廟之句就着為邦意，講言赤志于宗廟，志于會同，則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不曰願為邦而曰願為小相，特謙詞耳。求二句要講得渾融，不必添出相字，只是緣赤說個願為小相，故借來說，言以赤優於禮樂而為之小，更孰有優於禮樂出赤之右而為之大者哉。大字勿認作大相，註無能出其右最妙。

不哂他，夫子但據他非邦之字而言，兩人俱是為邦，並不言不哂之故，亦無貶辭，則知哂由者非哂其為邦矣。此數節全要見三子用世之志不可少。○安見句言求之足民，著實利賴蒼生，補裨百姓止濟世經邦之實用，安得以壤地褊小而謂之非邦乎？言外便見求能堪此意，源杜由所任千乘之國形說方合書旨。○宗廟之句就着為邦意，講言赤志于宗廟，志于會同，則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不曰願為邦而曰願為小相，特謙詞耳。求二句要講得渾融，不必添出相字，只是緣赤說個願為小相，故借來說，言以赤優於禮樂而為之小，更孰有優於禮樂出赤之右而為之大者哉。大字勿認作大相，註無能出其右最妙。

克己章

論大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而非邦也者求任足民  
之事則志固可與也魯者又  
曰唯赤則非邦也與夫子曰  
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宮無宗  
廟自附庸而下有通閭無會  
同赤之言曰宗廟會同非諸  
侯而何赤固明以之自任也  
以赤之木願為小捐孰有能  
嫻禮樂者出赤之右而為其  
大者哉夫知赤之長于相而  
遜于小若為讓則求之僕君  
子者同此讓也知求赤之同  
乎讓則由之見哂非以不讓  
之故哉現夫子之論由與求  
赤而知爾之志已于三子乎  
厲之矣豈凌與點云乎哉  
補新查觀夫子於點獨與之

此章是聖門治心之學。須以心字貫以克己二字。為主。復禮為  
仁。天不歸仁。俱從克己來。而克己只是一個勿字。上下文一意  
貫到底。機字效字俱勿用。○己字對人字看。與下由己字一  
般。不曰克私欲。而曰克己。到顏子地位。便沒有私欲了。只畧有  
此形骸之念。未化克己。是把自己形骸之念。都克去。渾化了。無  
纖毫有我。則此心全是天則。即此是仁。故曰復禮為仁。己克即  
復禮。非克己後。方復個禮。禮復。即是仁。非復禮後。方為個仁。初  
無兩件工夫。并無先後漸次。一日字宜活看。是每一日之日。每  
一日克己。則每一日心在天理。即欲仁。仁至之意。不是由平日

於三子諒其各言之點自  
適三子適人夫子收適人  
于自適擴自適于適人其  
蓋稱三子也蓋即夫子春  
風童冠之想

顏淵章註顏淵問仁子曰仁  
不離夫已也必克治已身而  
復還其本然之禮斯為仁矣  
誠使一日克已復禮則已與  
天下不相間隔而天下皆于  
我乎歸仁焉夫人不係天下  
之歸而係一日之克復則知  
為仁之功一克已盡之矣由  
已而豈由人乎哉顏淵曰請  
問克已復禮之目何如子曰  
視聽言動皆已也非礼勿視  
是克所視之已復于礼矣非  
礼勿聽是克所聽之已復于

積累之說。夫子只有一日上捷言克已復禮之機。以見克已復  
禮之易處。吾人形氣同原。性命同根。克復之後。完吾心體便合  
天下心體合處。即是歸。切勿用關八荒。家六合等話。夫禮之海  
由於能自克。天下之歸由於一日之克。而復乃知為仁。機括必  
由自己。一點精神。默之理會。已若一自昧。便無由以察理欲之  
幾。已若一自既。便無由以破理欲之閑。就是由人乎哉。為字有  
工夫。與上為字不同。而由人三字。輕帶說。若作非他人所能預  
便。非有須知為仁。由己。全在一念發動。已所獨知處。用功不是  
顯露于外。使人可知。可見的。故曰不由人。若泛云為仁在我。便  
粗。顏子曉得克復工夫。只在自身上。故直請下手的條目。夫

禮矣。非禮勿言，是克所言之已。復于禮矣，非禮勿動，是克所動之已。復于禮矣，皆為仁由已之事也。顏淵曰：回之質，澁不敏，請沒事于斯四勿之語矣。

補新直通章。已是一個已字。由已之已，即克已之已。下視聽言動四字，俱是已。生出來，從已生者而着于已，便是當克之已。克其着于已者，只沒其生于已。克之便是由已之已。顏子請事正，是以由已之已克已。出門章，講仲弓問仁，夫子曰：仁者一物不容，亦萬物咸備者。也。惟存而推之，則得矣。人情莫肅于見賓，一出門也，必

曹有在矣。曰：書永。

子說自己一身私念，不外視聽言動間。乘間而發，即當于此處

察而克之。視聽言動，正與克已已字相應。非禮正與沒禮之字

相反。非禮勿視聽，則所視聽無非禮矣。非禮勿言動，則所言動

無非禮矣。即此之謂克已。即此之謂沒禮。非禮字極細，這形骸

上起見，便是已切，不可用淫聲等語，勿亦非臨時禁止之謂不

見是箇不聞亦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四勿只是一勿，只

一箇提醒此心，惺之法耳。非逐境檢點也。顏子請事斯語，便洞

然無疑，直悟到底，正所謂由已而由人乎哉。何等緊切。

出門章

此章總是常惺之法。出門使民兩句，即與泰前倚衡一例。見賓

儼若冠裳之在列與之相揖  
 譎焉人情莫嚴于承祭一使  
 民也必恍若祝史之在前與  
 之相對越焉由是持此心以  
 接物已所不欲則勿施于人  
 焉寧人己之有間乎是以在  
 邦無怨仁之孚于邦也在家  
 無怨仁之孚于邦也在雍一  
 自証之耳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敏以不敏自護  
 而負夫子之教哉  
 補新直不欲勿施即見賓承  
 祭之心所運而用也此心  
 與萬物原是一体世界之  
 缺陷即心体之未圓滿處  
 必竟到萬念融通方見是  
 心体完全非心效驗在人  
 心之應言上四句是此心

云者謂此心期可以對人承祭云者謂此心期可以對天不欲  
 勿施是將此心體貼人己之間不使私意間絕要緊接出門二  
 句束邦家無怨即出門使民之心無拂忤處須玩二在字蓋邦  
 家在即己心在也邦家無怨于己乃己心通于邦家也皆是因  
 境操心以為仁六句一串講下大意云出門則與人接矣使民  
 正接人事也此處接中若有一忽心則將有施所不欲於人而  
 却怨于邦家其為此心之累不少也曰見賓曰承志則無一人  
 一事之敢忽而以見賓之心見天下人之欲以使民之心而使  
 人皆得所欲決不以不欲施於人此則心欽乎與邦家相攝即  
 沛乎與邦家相通何怨之有請事斯語亦有直任承當意須把

用于民物之交下二句。則此心交通于民物。

上文意來發。

言詎章謹司馬牛問仁夫子

曰仁者其言也詎夫言亦易

易者也彼其未諱若穢將出

若禁一似有所忍者蓋以心

論言也司馬牛曰其言也詎

斯謂之仁矣乎若謂言既不

緊夫仁辭而詎又似屬于強

制也夫子曰仁惟一心誠于

所為而以難心視之則其言

詎言章

此章論為仁主于存心總是一個詎言下節不過發明所以詎

言之故為之難三字是一章之骨○仁者其言也詎不是說仁

者要去詎言謂仁者充養完粹的人言自持重不輕發是舉見

成一仁者說做司馬牛詎言意在言外心字不宜露出○曰其

言也詎斯謂之仁是牛不曾在心上理會故有此疑全要發出

詎言不是盡仁的口氣為難不是力行難得無詎不是慮言之

不能踐總在心裏說惟其所以為心處其難其慎不敢輕易視

天下事則以難心而為言言自不得不詎豈強閉之哉此防口

補新直上子只說其言也詎

學者勤說詎一夫說詎言

則在言上強制斯易矣惟  
說言詎則自心上為之難  
詎之也故曰仁也

不憂章

不憂章謹司馬牛問君子夫  
子曰君子不能使愛之在天  
下者不相遭惟能使心之感  
天下者常相適也不愛不懼  
如是而已矣牛乃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夫子曰  
天下惟理為可信惟心為不  
欺人能內省此心毫無疾病  
既無所以致愛懼者夫何憂  
何懼不愛不懼信非君子不  
能也子宜反而求之何尚存  
乎見少也

此章是無入不自得意內省不疚四字是一章之脈○憂者扣  
驚懼者驚恐心上見得不明持得不定便為情識所搖君子者  
純用德性而不牽情識任他憂懼來只不為所動故不曰無而  
曰不且勿露自然無憂懼意○牛不曉夫子此言沒涵養心體  
上說只說在外而一時強制來故少之夫子以世之順逆險夷  
皆吾心自造之境吾心自險境不可使夷吾心自順境不可使  
逆君子平日所為事○中節時○當理內省全無此疾病是何  
等快活縱有憂懼之事自有而心自無也強制云乎哉省是  
補新直君子不憂不懼非說  
無憂無懼若云無憂無懼  
則是在境上強制強制則



易矣。惟云不愛不惧則愛  
懼之所以不累心者有在  
也。在平日內省以祛疚也  
吾心不疚處即是不愛不  
懼玩兩何字言無疚之心  
何所愛也何所懼也不自  
涉境言乃謹獨自慎光景  
兄弟章講司馬牛憂曰人皆  
有兄弟相安於無事之境我  
獨亡亦何解忘情也子夏謂  
之曰商聞之夫子矣死生有  
命不可得而邀也富貴在天  
不可得而邀也若夫兄弟之  
有無亦天也命也何容憂哉  
惟是敬以持已而終身無失  
恭以即人而自有即文內不  
負已外不負人則分形者吾  
以一脉聯之分氣者吾以一

平日省非變來方省不疚二字要看得細萬念中有一毫鬆意  
慘入即疚也不疚從心內看出內省不疚便是無憂無懼不是  
二項二何字要見自然意註自無字當體認

兄弟章

此章是子夏勉牛之自脩以感動兄弟意勿把安命自修平看  
○憂曰是含愁而言玩其口氣還是傷其惡不能始同氣之光  
雖有若無意非憂其將死之說○商聞是聞夫子之言命自人  
所稟言乃出於天者天自天所宰言乃賦於人者有命是已定  
了在天是不在我了正見當順受意言外要見兄弟之無亦是  
天命君子何必為無益之憂去自盡而已○敬而二句串看提

念通之四海之內皆為我之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可以無憂矣

補新古章內重一敬字四海字四海可鑄于一敬敬君子胸中發一個大宇宙以忘生死之憂日用着一點真精神以字聯合之交子夏隱然以大舜格為期牛以敬恭而施于一家則為所敬為友恭以敬恭而施于四海則為合敬為協恭敬無失恭有禮內省不疚笑何患乎無兄弟是何愛何恨四海皆兄弟不過言其及九感通得的即是非謂及人皆然也宜會意看

是自修之道勿分持已與人對說看來持已二字本文所無不必混入只重一敬字敬是心常存無失即敬之有始有終恭則其敬之及人者禮則其敬之善施者四海兄弟之意本與人上說而與人之恭則本敬來說敬而無失是以禮自處倘一不恭于人即敬之失而恭或違于禮亦是敬之失惟本無失之敬而著為有禮之恭以與人則四海之內凡所與之人皆可聯為我之兄弟又何患乎家庭之間而無兄弟也此分明謂人之無兄弟者自無之也牛若雜盡恭敬之道于家庭則如大舜之格奸即無兄弟而有兄弟矣

問明章

陶明韞子張問明夫子懼其馳之遠而反失之近也告之曰天下惟人情窮不可知如浸潤之譜似有意似無意徐而漬人以必入之機膚受之慙若款已若不待已驟而激人以必出之勢此而不行焉任後投急投而懼；本體安去不動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譜膚受之慙而不行焉彼積日累月而始造此一奸我不難一旦而立剖之受大智之先覺至誠之如神也可謂遠也已矣天下惟明為最遠也惟遠為至明師欲求明乎無遠索之人情之外矣

此童子張之問意在窮萬極遠而夫子之答只在人情物理之間浸潤膚受不可說得淺近要講得重方見不行之所以難處不行不在窮物情上得來是胸中無情識種子上得來即不行處就是明下段只叠上文以致叮嚀之意蓋毓明而替其至非謂明不足以盡之也子張原問明不問遠○譜者發人之短浸潤浸灌滋潤入之以漸而不驟也有意譜入者若說得驟便不能入惟以浸潤為譜則愈深而故緩之是微中者也慙者慙已之寬膚受謂肌膚所受之福也慙寬者若說不切身便不能動人惟以膚受為慙則情淺而故迫之是率中者也不行字要作止字看謂不逐彼而動也緩投之不逐于其緩而動者疑急

補新尚不行不在窮物情上得來是胸中原無情識種

子上得來本無愛惜誰可  
惑以毀譽本自廟堂推可  
中以机心此視鈎深致遠  
之明大不同故以謂明也  
以謂遠

足食章論子貢問政夫子曰  
政以為民而已其足食乎  
而積于不涸之倉也其必足  
兵乎而輩為無敵之勢也其  
民信之乎而結為不散之精  
也修此三者固全已曰事勢  
出於不得已于斯兵食信三  
者而擇所去則將何先夫子  
曰去兵去食而信乎則未  
和之民安非甲兵親上之衆  
可使制挺是兵猶可去也子  
貢曰事勢出於甚不得已於  
斯食信二者而擇所去又將

投之不逐于其急而動吾忿則此心体滿然不動如止水之照  
物故曰明遠是吾心空洞無一分遮蔽便是弘深廣遠的識見  
時說明見萬里無遠不燭之語俱在作用上言明而不在本体  
上言明大謬。

足食章

此章無經權之意只重信上提見信為立國之要可與兵食俱  
足而不可與兵食俱去也首節勿三平看○政以為民食者民  
之天兵者民之衛信者民之心是此實倉廩充府庫之謂藏富  
于國講武于農令無貧弱之家節而不耗戢而不焚令無饑旅  
之警民信主實心親附不離畔說玩之矣二字民信無工夫工

何先。夫子曰：去食，天下無有  
年長存之，軀殼而有可代不  
易之真心，有信而死；賢于  
生，若有食無信，則相欺相詐，  
身雖存而心已死，終無以自  
立于天地間矣。豈若死之為  
安哉？故為政者必施信于民，  
使民信之，庶免民立而國此  
俱立也。

補全直此章固以民信為主。  
而一立字要玩君依民以  
立，國民依信以立，命必民  
有所以立，命而後君有所  
以立，國故平居必足食足  
兵，而信無待是臨變則去  
食去兵，而信必不可去，乃  
祀樂教化之王道也。非富  
強權變之術也。

夫在平日，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非謂方施信于民也。還根  
在上者說。○不得已而段是就事勢窮感智勇俱困的時節討  
出一個經綸，保守的大計策。前不得已，是饑饉薦臻，師旅交集，  
上下危疑，不相保之時。後不得已，是棄信猶可以偷生，頓信則  
至于立仆之時。去食者，恃相信之民，共執干戈以衛社稷，吾民  
即吾兵也。去食者，將待死之民，有不死之心，凜凜生氣，可以動  
天地而質鬼神也。去非謂本有而今去之，猶云少得那一件民  
無信，根上無信，以結民來民無誠信之心，雖生必死，何以自立  
于天地之間。立只就民說，然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故立  
國亦寓于其中。去食去兵，是權其所可去。自古二句，則獨揭信

質文章講棘子成傷世之曰  
趨于文也。曰主張風教全在  
君子為君子者質而已矣何  
以文為。至今里巷轉相慕効  
于侈靡也。子貢矯之曰惜乎  
夫子為此過激之說其用意  
則君子也。如駟不追其舌何  
此所以可惜也。蓋文非無根  
之浮瀆也。其不可無猶之質  
去質非無文之叔季也。其不  
可無猶之文去若獨存質而  
不去其文。則君子無以別于  
小人。如虎豹徒存其鞮。所謂  
可貴者安在。亦猶犬羊之鞮  
而已。子但知虛文之盛。以小  
人而修君子之容。而不知無  
文之亡。以君子而蒙小人之  
迹。文之不可去也如是夫。

字以著其不可去。非徒申明去食而已。

質文章

此章俱主重質說。子成以去文重之。子貢却以存文重之。文勝則質滅。文亡則質自滅。質誠當重。然未收返薄之利。而先受其騷。閭亦非子成重質心也。子貢豈不知反質為快。然纔言質必不可無文。蓋為質而惜文。非崇文而益于質也。○當周末文勝縉紳大夫。以彌文相高。使閭閻轉相摹倣。子成目擊時弊。以轉移世道。責在君子。君子誠欲維持風俗。移易人心。只一味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質只是盾。非道太古遺風之意。不必指定言動及行事上說。○惜乎貫下二句。君子就崇本抑末說。此分明因

辨直通章以論君子為主

子成是欲存君子子真是

欲辨君子存君子于渾渾

則君子之神不至以文瀉

辨君子于英華則君子之

度不至以質混子貢說個

鞞字盡說鞞上生毛即以

毛辨鞞質上生文即以文

辨質去毛之鞞何以辨鞞

去文之質何以辨質若士

文而獨存質則天地間只

是總共榛狂古界成個大

鞞去了而聖帝明王不必

許多制度文章日與農大

樵監位成個小鞞去了

年饑章講此見君民一体也

哀公問于有若曰年歲凶荒

其重質而與之不是譏駁之也但惜其去文在質之說大甚一

失不可追故曰駟不及舌○乙猶字須理會切莫作所係之物

重看只宜看兩下相生相濟之意蓋子貢亦曉得質之當重只

是借質來形文之不可盡去故下兩個鞞字口氣謂文即質之

文非質外之文也質即文之質非文外之質也此實不容相離

者借使黠然空袍實意而盡去其文如虎豹徒存其鞞則本質

雖在文彩已無所謂貴者安在亦猶犬羊之鞞而已見毛不可

去亦猶文不可去不是謂君子小人無辨蓋子貢全在質上論

文非竟說文不可去也

年饑章

年饑章

而使用之常足也。有若對曰：國之不足者，民生困也。民之重困者，徹法壞也。今亦盡行徹法乎？反其什一之舊規可已。公曰：徹之外而取二，迄經荒年，猶若不可支如之何？其徹也，不愈困乎？用乎有君對曰：君之不以徹法為可行也，亦未知君民一體之誼乎？使徹法行，而百姓足矣。夫孰與不足？蓋百室豐盈，即君不任取民，不任予望，而知其國富也。若徹法不行，而百姓不足矣。君孰與是？蓋邑里蕭條，即取盈如故，徵發如故，望而知其國貧也。夫利民即所以利國，而損下即所以損上。公明于一，俾之意，則徹法宜亟行。

此章見足國當先足民。哀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貯，欲今後加賦以待用，不是年饑反欲加賦，然此意隱一勾靈。○蓋字要旨。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徹不徹之間，何莫行徹乎？非徒要叫行十分取一之徹，不過要他思想那行徹的意思，去節用取得少，便用得少矣。此有若根本之論，公以有若不喻，其旨乃明示欲如賦意曰：吾十而取二，猶且不足，乃十而取一，如何行得此全不知君民一體之意。○末節要發得一體意出。君之於民如父之於子，共是一家，民富便是君之不貧，處民貧便是君之不富處，謂民不忍視君之不足，而輸將者非，謂問閭所積即帑藏者亦非。生聚既多，則國本固膏脂一竭，則元氣日



補新直徹有上下均通之義

則百姓與君一體相通貧

富之意在其中故蓋徹一

對正欵氣公想此意思公

不想只圖要取于民以

裕己之用故有若大發君

民一札之義正以明徹之

物通上下而宜行也求孰

與字與前蓋字意相開映

崇德章講子張問崇德辨惑

夫子曰德之崇貴有基而無

己又也至忠信以為本根而

日遷移于義之境是所以崇

其德而不可限量者也若夫

用情之偏者愛之則欲其生

焉惡之則欲其死焉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徒以一款而遇

銷未有戶口殷繁而國費不經者若令凋敝在民即瓊盈紅朽  
搃成蕭條之象且無論爭奪也足者充滿盈溢無一處欠缺以  
百姓要人人得願只重百姓是二句下二句特反言足上意耳  
百姓是根徹法來百姓不足根徹法不行來註中二獨字正對  
二與字蓋足不足乃百姓與君共者也非君所獨也故曰君民  
一體講內全要透透百姓能操其權以為君之盈縮意

崇德

此童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裡着已

之功崇德辨惑一串事未有德崇而惑不辨者○學必先立定

脚跟將本來直實心守住做個君主至見義所在即實之徒而

其精神非感与昂于此辨之  
補新直德崇于心之誠感辨

于心之明以忠信之心徒  
義是誠其心以為理之用

也彼愛惡之私以待人是  
明其心以為情之用也上

下各開看但誠心善行之  
士决不感于愛憎而好惡

顛倒之士是心無主而為  
情所徙

附以富節謹此錯簡也若搭  
上節因題之意當解詩說

死生有命誠不以欲感為耳  
死而祇是感人之陰耳耳異

其不近人情正所謂感也  
景公章謹此見政本在綱常

也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  
對曰政者正也以正朝廷君

沒之徒即集義意非忠信之外另有個義義即忠信之化裁合

宜處要重忠信上蓋有不真切意念做不得真切工夫崇德即

在上句看出忠信義之外別無德主德之外亦別無崇也不可

另講○欲生欲死穩言其愛惡之甚只是一個人當其愛時甚

至欲其生一旦惡他直是欲其死倏受倏惡後先靡定不知當

初緣何愛他今又緣何惡他看來却是心體靡惑私情用事以

故擾亂至此是惑只在用情靡定上看與于造化生死之權無

預既欲乙向以叠上語既字又字只要形容他惑亂意出非有

兩層知惑惑即是辨不須後說辨之方

景公章

必握南面之權而無旁落臣  
必安北面之分而無齟齬以  
正宮闈父必善創垂于前而  
貽燕翼子必守典刑于後而  
紹其來君君臣父子綱而  
攻在是矣要之君為臣綱而  
君不可噴臣奸父為子綱而  
父不可教子貳斯固夫子規  
景公意乎景公聞而動于中  
曰善哉夫子之言信如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  
臣父子之間已有漸德則朝  
廷宮闈之內寔名譽端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夫知言之善  
矣猶然休統不立今緒無聞  
臣以君父而博臣子之禍也  
補新章此時景公欲救其車  
當如之何亦曰用夫子為

此章見為政者當先止大綱須抑揚重君父邊末要把名分正  
而萬事舉意大哉一番議論便合旨君臣父子末便  
直說出盡道字宜云君成個君推不旁落而臣又循其冠履之  
分父成個父恩不偏廢而子又安于世及之序則大倫克敦法  
制漸舉政在是矣○夫子正暗指時事告之景公便自覺得時  
事不好不覺凜然感動故曰善哉信如字有繹思而得之意雖  
有粟二句言必至于危亡也公直是懼後來國勢不振禍亂將  
作不是把夫子言空泛論

折獄章

此章見服人者貴有素養註中服字養字可用作骨片言不是

相自然君必端而臣子正  
齊之粟豈致為田氏所食

片言章謹夫子曰治獄之吏  
誰能察言乃有片言而可以

折獄者詞未罄而情已輸此  
非抑其口也折其心也其惟

由也與夫子路未嘗服在刑  
官者夫子何屢許其片言折

獄蓋知其素也彼其平日一  
言成信毋忘久要之心有盟

必毋時切未行之恐曾不見  
有宿諾為者人々意傾之久

矣獄之折豈待辭之畢哉夫  
子之與良有自共

補新直片言合下無宿諾看  
可見片言即片心也惟其

平時不以片心欺人故臨  
時能以片言服人也

半句乃是畧說幾句而言尚未畢也可以字在人信服上見折

字是折服之折非折斷之折片言折獄謂一出言而訟者之獄

遂有以折服其心就舍不忍欺不敢欺意其由也與空說勿用

忠信明決下無宿諾方露出踐諾見忠信急踐見明決子路生

平未嘗以一言負天下天下何忍以言負之此無宿諾所以為

折獄之本

聽訟章

此是夫子崇治本之論重下句聽訟勿用明決等字訟有一字

之理據理而斷則曲直易剖亦有必然之情原情而訊則

易辨耳故說猶人使字有工夫全是道德齊禮懃移潛孚而民

聽訟章謹天子曰。制治者必  
 觀於清濁之原。如造其區。  
 聽訟。斷其是非。而無匿情。則  
 吾猶可以及人也。而非所貴  
 也。必也道德齊禮。使天下嘿  
 化。其奸偽而相安于不爭。此  
 則大順之休。剛極治之景象  
 乎。吾既取者。固在此矣。  
 補新直聽在訟。後聽之者。法  
 也。便在訟前。使之者。德也。  
 無德章謹此。是為政在存誠  
 也。子張問政。夫子歲之曰。夫  
 政未論行。先論居。是必百年  
 必世。以為程明。作兢兢。以為  
 心無稍倦。為而行之。何以其  
 以忠乎。有此存王。即有此作  
 用。凡徹始徹終之施。為無非  
 為民為國之真懷也。政孰有

自不爭。非法制禁令以驅使之也。聽訟是民上去治民。使民無  
 訟。則即我身上去治民。無訟是無訟心也。所以使之無訟。是心  
 使之也。以心使。可以無耳聽。

無倦章

此章論政原宰于心。居行雖分內外。無倦以忠。總是純心。居字  
 如以心為宅。而存此政于其內。無倦是勵精不息。百年必世的  
 精神。行即政之張設于外。以忠是事。要着實。去粉飾矯偽的  
 陋習。合之為王者。不敢頃刻忘天下之真心。要知居即居其所  
 行。一念無倦。便是以忠行。即行其所居時。以忠便是無倦。非  
 有二也。兩個之字。皆指政言。註始終如一。重終如其始。表裏如

加于此哉  
補新直政自其行處言而行

必主于居居無倦即忠也  
而本無倦以行即以忠也

忠者盡心之謂一倦則心  
不盡矣其何以行之哉

成人章  
子曰君子者

善又謂燕善成已必欲成物  
故故導於前輔翼於後甚於

有所委曲以成其是假借以  
成其名凡以成人之美而

若干人之惡為之匡救不暇  
又何樂乎成之也小人則反

是矣有美則務阻有惡則務  
逢蓋君子所委曲而勸懲者

乃小人所忌成而樂毀者也  
其用心何懸殊哉此君子所

以有餘美小人所以有餘惡

一重表如其裏

成人章

此章是夫子分別人品見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大有關於世

教處重君子上小人只帶說成人之美二句是一串事成美自

不成惡不可把不成惡對說成者其人美有端緒因為贊相扶

如委曲假借使其人不得不因君子之美而歸于盡美不止誘

掖獎勵已也不成亦不特微戒禁制凡可以開其自新之路而

使必不為小人者無所不至總來是無人無我善與人同之心

耳小人反其只重用心上可見國家用一君子不止獨得其人

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為利更無旁用一小人不止獨被其

補新肯君子以一念之矜全

當大造之栽培以旁方之  
化誨代帝王之匡直此世

風人材賴之

政者章謹季康子問政於孔  
子孔子對曰政者民之所以  
取正也故正己以正人一正  
而百正其義固自如此子誠  
帥之以正則一民志而定民  
趨就敢不正以應乎子毋舍  
正而言政可矣

補新肯康子之不正有敢心

也上有敢于不正的意思

民斯有敢于不正耳

患盜章謹季康子患盜而問

於孔子孔子對曰今日之盜

其在于上之有欲心乎苟子

躬行廉耻而不以欲先也則

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為害更無窮可不慎之哉

### 政者章

此章言政必須要正重一正字政者正也是說政之實不作訓  
政之名講中只露正人意而正己意引而不發方妙正要在心  
上說子帥以正帥字最重有倡率之義須以振紀綱肅名分說  
方切康子身上就敢二字可味有德威惟畏意

### 患盜章

此章須把不欲二字痛發為劫盜心起於欲而欲心又起君心  
之欲苟上果澹然無欲則本來不欲的念頭人孰無之雖賞之  
使竊又誰肯竊故弭盜不如弭心欲字包得廣凡有所覬覦僥

民將暴子以自好無論罰之而不竊雖賞之而弗竊矣然

則欲弭盜者當自弭欲始

補新直欲取上之竊心竊即

欲之所使故駐民盜必先

欲善章謹季康子問政於孔

子曰如殺無道之人以成此

之為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

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

子所欲在於善而民化而善

矣君子之德主感象風小人

之德主立象草上之風必

偃欲善民善其机固如此中

殺之何為

補新直此是以德易刑之意

兩云善即指有道而指出

一個善字以抹倒殺字又

求皆欲也。雖賞不竊。重心有廉恥。上夫子此言豈獨箴康子實

萬世弭盜大根本

### 欲善章

此章夫子以德易刑。挽酷虐而為淳和之意。殺無道以就有道。

謂德一做。百使民趨就有道也。不主保安善類說。子為政三字。

不虛便是主張在手。意欲善猶云好善。就康子心上說。未說到

躬行上去。而民善而字甚速。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于天理。

之粹然。則意念所到處。即開悟民心處。而民自潛化于善矣。民

善就在欲善中。不必添倡率感化意。講此句要虛。含上下一機。

先是君子三句。發明感應之神。以是欲善民善之意。蓋欲善而



斷定一個偃字以反照就字蓋謂殺豈能就民耶惟德則必偃民德正本其欲善之情意而言也玩欲善意全在風字傳神風為和風為祥風天之所以轉殺枕為生枕者用此風也

補聞達章全直達由本質上

達重一質字聞由假色上

聞重一色字然達處說義

聞處說仁者蓋義之休方

方則合于直仁之用圓

則飾于色

問士四節講子張問士何如

斯可謂之達矣夫子知其病

在務名也乃還詰之曰何哉

民善者一德之所通耳德乃上下之心所同得之理君子先澤

是理而揚為鼓舞是即風小人之德原與君子同然叢集而居

其習易靡趣採無主其性易搖若無德而聽君子之德以為德

又若仰德而始自見其德故曰草草必沒風而偃民又烏有不

欲善而善者以德字領着上善字說以抹倒用殺之意

### 聞達章

此章見聖賢辨達而知實勝善也通章全是尚實意只重夫達

一節下節不過因為以見其當實耳不宜平對達者朴實自處

小心謹畏須想像他不為炫耀意乃見與聞相反聞者粧點粉

飾全無忌憚須想像他炫耀欺人意乃見與達相反質在色取

爾之所謂達者于張對曰在邦必有聲聞于邦在家必有聲聞于家夫子曰是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達與聞可混為一哉

補新直達是自已之心透處

聞是入之耳聞處分別聞

達之是非即是分別聖賢

鄉愿之介眼心術只爭此

鬼而學術之得失大判矣

夫達二節講夫達也者質主

于直渾去太朴之物而中心

好義務令所行合宜去犹未

敢自恃也察人之言觀人之

色視人情之應違何如而競

：乎慮以下之絕無好高矜

炫之心其務安勝如此是以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乎而

此正聞達之別處○子張不是問如何叫做達乃問如何方能

達也據下文他自以家邦必聞做達但不知所以致達者擦何

術而可註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乃朱子據正理解非子張口

氣○何哉爾所謂達是先問明他如何叫做達下方告他所以

達爾所謂達四字宜玩見達自有直字審爾所謂達是認何謂

耳乃子張自解其所謂達在家邦皆有名聞之謂此便是病之

所在故辨之曰此是聞於家邦二句雖一氣講重是聞上非達

句只帶言是聞非達且虛：在字義上辨達者自我達彼之謂

聞者使彼聞我之謂勿就提出誠偽來○夫達節以質直為主

質是本質無粉飾之謂直者真心只是一條路更無委曲相若

行自學也夫聞也者以外貌  
警取乎仁而仁則遠悖方且  
自以為是而居之不疑其務  
名勝如此是以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名浮而實不副也二  
者子美居焉

補新直質直三句全是一團  
實意色取三句全是一團  
塵垢質直者必好義必察  
言觀色必慮以下人色取  
仁者必行遠必居之不疑  
但是一套事質直無色  
取非色則達之心辨于質  
字色字而取以為誠為偽  
又辨乎泰字仁字義之理  
方任本質者處其方而無  
侯回護仁之耶柔矯類色  
者假其柔以投乎習尚然

偽心便有千蹊萬徑矣。看來質直一字，總是純任本質，毫無曲  
折矯飾之意。故註以忠信渾釋之，極是。質直而好義，言他一點  
誠慤無私曲的念頭，而又事求合于此心之天理好字，根着  
質直的心來義，而非出于好，便與質直之心體相違也。要講得  
精合，註所行合宜與因時制宜不同，只就素位中所宜做的去  
做，更不奇，怪，丟了本身，另做一樣驚世炫俗之事，即與人  
相酬酢相交際，惟察言觀色，一味卑下於人，何嘗有此誇大張  
飾驚耳目，炫視聽者哉。此皆其質直之心，要做到頭的事，須知  
察言觀色，全要模寫得小心謹畏，不敢侈然自足之意，蓋收斂  
朴實之士，自然如此。非自考之謂慮以下人，緊頂上句來，察觀

義而本于心之好即仁之  
体仁而不免行之意不  
義之襲慮則主殺則恐  
有不是君子就有道而正  
之心也。疑則不慮不慮則  
自以為是。小人無忌憚之  
心也。慮是滋而愈愈。誠切  
切實。不要做到底。居是從  
色一時。義取不認。令心知  
此同達之。似是而非也。  
遊章講發。遲遲遊于舞雲  
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愚辨惑  
之道。何如。夫子曰。三者皆切  
于治己。善哉。問及之也。德何  
以崇。先其所當為之事。而得  
則後之。不以其先事之心  
非所以崇德。而日造高明與  
匪何以脩政。其中蔽之惡。而

就是慮以下人。直無兩層。慮字正是質直之心。所注處。下人者  
收斂退抑之謂。是不為軒昂恢大的模樣。他全慮己之收。為未  
是若以謙恭解之說矣。三句俱在心上說。都是篤實近裡氣象。  
是一氣的話。不必分別立心制行。待人接物名色。此只自做工  
夫。不要人知。然人心同是此理。自然行無不得。故曰在邦云云。  
不重人信我。只重我孚人。○色。非仁正對中心安仁看色字。只  
作外貌字看。仁字不必說。心之德。愛之理。只輕淺看。取是齷取  
行違。言外面裝做仁的模樣。而所行實背乎仁。所謂似忠信而  
非忠信。似廉潔而非廉潔也。曰色。則非其本質。曰取。則非真好。  
正與上相反。居之不疑之字。指仁蓋欲人信其仁。故坦然自任。

之惡則無攻，不以分其攻  
之心，非所以脩德而日就  
於盡，與惑又何以辨。人有一  
知之心，不能自制而忘其身  
以及其親，非惑之當辨者與。  
三者皆心學，遲其勉黃之無  
盡此舞雩之詩會也。

新直德以言乎心之所得

也。但事上可以有得而事  
外必無得，亦未為得。以趨  
親必至無得而事，因事  
以必得，則即非亦非真得。  
惟言事未嘗觀得，既事未  
嘗速得，有得未嘗於事未  
得未嘗悔事，得日亡將事  
日盡，事日專，得日成，斯  
以謂之崇德。德以言乎心  
之惡也，過顯其迹，還可與

不欲人看破他，倘他自疑則人不信了，要其本心豈真能無疑  
乎。這就是色取，的深謀暗局，純是一片反覆徂詐，炫耀耳目，故  
邦家亦有聞而深信，即後世有述焉之意也。○一說，違字作違  
心看，乃就是心非之意，亦好。

遊遊章

此章以心作主，德本心之理，慝者心之惡，惑者心之蔽，崇有積  
小成，大意修有克，治掃除意，辨有分辨，明白意，三件以崇德為  
主，德是本體，慝與惑是外障，無非存理過欲切己的工夫。但作  
焚淫口氣，且勿露出心字，只宜虛心說。○善哉問，非徒善其問  
崇德辨惑，全從舞雩生來，口氣說當從遊之際，而猶不忘養心

人共發惡于己則在己  
獨冷一有借已寬人之心  
即是惡念停夢之心一有  
分已及人之心亦是私念  
未平之心惟不緣入以知  
已不急心以緩已不假入  
以掩已不推人以容已則  
攻之力斯惡之去漸以謂  
之脩惡逆雖粗鄙豈至好  
勇剛狠以克父母故看忘  
身及親處不必說到害身  
安親上去須知此身乃親  
之身也。只逞一時之忿不  
顧念此身以及父母是惑  
矣。然說無之只忘字上見  
惑若惑時思反于親則必  
立解。即惑之解處。

補同仁章全古通章是論仁。

之理也。○事與得即切崇德講崇德工夫謂之事德之能崇謂  
之得。以德為己事而已力負荷勇往精進便是先事後得就在  
先事上見不是二項蓋後得之心正所以為先事之心也崇德  
就在先事內蓋一心先事更不萌念在功效上此心何等濶大  
高明便是崇德不是說先事後得自然漸進于高明摠只一時  
爭攻如攻城攻寇斬截去根本掃除枝蔓故曰攻惡指  
私欲無攻人之惡不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無字最有味非聖  
人禁止他蓋顯然過惡亦易掃除惟心曲隱微之惡千頭萬緒  
極是難攻難欲攻人自是無暇這個就是脩惡亦帶上向看不  
必另講作兩層也一朝之忿言其忿至小非終身不可解之仇

言仁者可以顯用者愛人之愛是也仁有可以陰用者知人之愛是也愛人之愛易曉知人之愛難達達汗知人之愛即達得帝王有天下之事

問仁章講撥遲問仁子曰愛人者仁之量也問知子曰知人者知之體也夫分愛與知而屬之人則時用矣合愛與知而歸之人則天可互用矣胡遊之未達也母乃疑知之有妨于愛與夫子不顯言知之成仁第曰知舉錯則知仁知矣有直者吾遂而舉之其諸枉之不直者吾遂而錯之既以動人慕心又以激人知仁能使枉者化而為

忘者相忘之忘不是死仁之亡忘身及親只形容他任一時浮躁的私意偏迷堅執不知有身並不知有親徑把身與親都忘却而一味為忿所逐正小忿而發大怒偏見而成大迷不通世情不知輕重的話非真謂殺身之禍及親亦非謂傷身而辱及其親也惑不言辨者知其惑即能辨之而懲其忿矣要知自治之惡自懲之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

### 愛人章

此章不可以仁智平說重在智不悖於仁而乃所以成其仁上聖賢五意欲仁天下不得不由智來自是合一○知愛二字俱要自己心上言不專自作用言所謂仁者乃心之愛人者之所

真知即愛耶其相為用耶而  
逆循以為專言知也乃返而  
見子夏曰鄉也吾見夫子而  
問知夫子曰恭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則深  
知夫子之意者遂則曰當哉  
夫子之言乎而豈止言知也  
嘗微之帝王矣昔舜之有天  
下不能盡愛之天下而舉之  
也異於衆而舉皋陶而不如  
皋陶者亦皆化而為皋陶不  
仁者若遠去于虞之世矣湯  
有天下不能盡商之天下而  
舉之也異於衆而舉伊尹而  
不如伊尹者亦皆化而為伊  
尹不仁者若遠去于商之世  
矣二聖豈徒以知治天下者  
哉知以行仁聖言之富教矣

謂智者乃心之知人者也。從心上論知愛則知所愛之人即所  
知之人而用知的心原是用愛的心。即此便有相成意了。兩人  
字須舍下枉直兩意。○未達是疑智之有妨于仁以為仁人無  
不愛知未免有分別了。如何用得愛。○舉直化枉之論即所以  
誤上知人愛人之心處。但語意渾融切不可如註分別智仁出  
來須混說。默寓智以成仁之意。方妙。要知能使二字一篇之大  
關鍵。通章重此二字。見得知之有轉移曲成處。不必盡舉無錯  
乃為仁也。○遲問子夏不是疑舉直錯枉是智能使枉直如何  
是智遲曉得不是智便曉得是仁了。不消再問矣。分明把舉直  
錯枉能使枉者直都認是智之知人作用。故把問仁邊埋沒。只



補新肯頭看世界上有兩樣人而聖心上只是一個心其處而別兩樣人處心其陰而行一個心處故予謂不必在枉者正後見聖人之仁溥即舉直錯枉時而聖人之仁存然則其知人也謂其能舉人也能錯人也其愛人也謂其舉人錯人能使人也適其迹若愛直不受枉原其心則愛其不為枉乃真愛其為直予又謂枉者直見聖人之仁行其所以使枉者直處而聖人之仁真

說問智猶云夫子之所以論智者如此其意謂何畢竟猶疑知之妨仁也子夏便悟出能使處是個智者善用機權善於用愛的所在故曰富哉言乎此句只說不止言智中含不盡意味方妙勿明說出又兼言仁○舜有天下節正徵舉直錯枉能使枉直之理以發明富哉之意衆字諛有枉直在內正應上諸字舉臯陶伊尹舉直也即有錯枉之意不仁者遠主感化說是化其不仁以歸於仁則正是使枉者直也不要露出智以成仁只就

不止言智上說不可說臯伊為仁亦只說舉不說錯舉臯伊就

是不仁遠處遲因兩個不仁者字偶然觸其問仁一事乃悟夫

子兼仁而言矣子夏還是彷彿會意未必實情著兼仁而言

不少必盡其心以告之而且  
微詞既諷以委婉行其切直  
友亦何為而不可乎至于不  
可則有且止之義而徐以俟  
其悟矣必更進一言以自辱  
哉不然辱于身無補于友與  
不忠告善道若何異乎

補新首交友之道只是一心  
始終于其間重一個忠字  
道之未善處即非忠也不  
知止而自辱則正道之未  
善處亦非忠也忠則不容  
不道矣而道則以善行其  
忠善則無不可矣而不可  
亦當盡全其善止亦可以  
舍忠有待辱則有善同施  
不可不在友而辱不辱在  
自盡吾之忠以聽友之可

問友章

此章以忠字作主善道是善用其忠不可則止又是善成其忠  
友字作交字看問友是問交之道忠是吾一點成就斯人的心  
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其告也告于心之所欲盡非徒在口頭上  
無隱諱博書善之名又恐慷慨其詞嫌于過激而難受此心畢  
竟不盡何以言忠曷若抒之以真懇而出之以從容巽順庶吾  
之言漸入友之耳這便是曲盡其心不可你不合看止是止  
而不言以數而見既即是辱止無自辱不是全交後來還可有  
告道之機終是不欲棄友于過也必如此方是盡忠辱而曰自  
取之意

而不取辱于有正以全忠

會友章子曰甚哉友之為

吾益也君子以文章談論而

會友却以友之談論而輔心

得之仁否則何貴於友哉

補新旨為仁固由已而或講

求不精夾持不力亦不能

成仁惟共証于文而即以

交修吾仁則言語文字之

粗總為交修德性之助何

文之非仁何會之非輔必

事誦以友字方不閑然輔

仁工夫就在會文上面討

得為仁者即向徃已專主

張心定天理人欲之介每

難剖破惟共證于文則合

象賢之脩以為脩歎白第

而理自見矣

會友章

此章一串看重仁字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皆是文即  
仁之昭著以文會友不是泛泛講論全是賴其切磋琢磨以剖  
析吾心之天理完養吾本然之心德是以友輔仁也不作兩層  
但上句有工夫下句是以文會友的主意無工夫先要識得文  
與仁非二物則知其會友處即其所為輔仁處○一說以文會  
友二句是假文藝善華以會合朋友之精慮即送友之精神會  
合中以得養心之助會字作會心看方切輔仁意輔是得于友  
不是得于文方見得取友之精意

先勞章

先勞章。子路問政。子曰。為政者為之一身而已。其先之乎。夫既以我率。先安得退處其後。其勞之乎。夫既以我任勞。安得偷取其逸。改在是矣。何子路請益也。毋乃易視先勞。謂旦夕可竟耶。子曰。吾何以益子哉。無倦而已。非惟功廢於半途。始為倦。微即或神張於銳氣。亦為倦。萌一無倦而心純。政亦純矣。何必請益。補新。直上下文。意非有兩層。曰。先必無一息自後于民。若一息自後。則倦矣。即非先矣。曰。勞必無一息自逸于己。若一息自逸。則倦矣。即非勞矣。故必先勞。始足以為政。必無倦始為先勞。

此章上下文共是一意。先勞全是勵精的念頭。不但在身上做。工夫無倦者。守此勵精之念。始終不替耳。必先勞始足以為政。必無倦始為先勞。非先勞之外。又有所謂無倦也。○先者正己以正人。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之意。勞字非但勸課率作。如日昃不遑。夙夜匪懈。皆是。不是我先而民莫敢後。我勞而民莫敢逸的說話。○子路請益。是求加于先勞之外。夫子但教以無倦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即是益之處。無倦非件。件去做時。去為只是存此心不放耳。身先固先。即居已于後。而不動民化。亦為先。親勞固勞。即居已于逸。而無為事理。亦為勞。民風國事。雖臻上理。亦不可放逸。如文王視民如傷。堯舜猶

仲弓章講 仲弓為季氏宰問 政夫子曰論政者貴識體一

曰先有司獨任之勞不如分 猷之逸是任人之體也一曰

赦小過殺穢之宥何如解網 之寬是持法之體也一曰舉

賈木程材之狹何如羅俊之 廣是取士之體也宰之道無

喻此矣仲弓曰賢才之伏無 盡焉能盡知而盡舉之夫子

曰子特患不能舉耳無虞不 知也故爾有所知自爾舉之

而爾所不知人其舍而不舉 諸爾知而爾舉已擴吾天地

之量人知而人舉無傷吾日 月之明何以不知為病哉

補新旨通章意重在用人上

說必舉賢才方能任各司

病方是無倦

仲弓章

此章以體字作骨首言為政要而不煩次言用人公而不私皆

所以敦大體也○先者先任之也凡事有司先分其職我海重

其成故曰先有心之罪雖小亦大無心之過雖大亦小赦之者

聽其自新勿苛責也舉賢才還是舉而進之于朝即古御舉重

選是也不限定舉作有司三者一是振攝之體一是敦大之體

一是延攬之體○仲弓以賢才必知之真而後可舉之當必

知之盡而後可舉之徧也不舉則窮于下之有遺珠欲舉則窮

于知之有遺鑑即此一念便狹二而私了夫子以天下賢才當

而清各獄。又必知此人。方  
可以當吾舉。而司吾治。故  
以所知者任之。于已固推  
心以任。為吾之有司。託也  
而以所不知者付之。于人  
知大心以擴為在。賢才計  
補正名章全旨。夫子欲正名

于衛則衛君不得以襲祖  
業矣。然天下豈有君待我  
為政而我且廢之。理乎  
玩末節君子于其言無所  
苟始。侯正名特正其稱名  
耳。使祖不得冒父稱。非果  
謂孫不得繼祖業也。曰然  
則夫子為衛君乎。曰衛君  
以祖冒父是圖苟且。深固  
然稱各却苟且不得蓋告  
之宗廟傳之朝野通之中

與天下人共知之。共舉之。若真能舉爾所知。則爾所不知者。乃  
是公道中所遺之賢。誰肯不舉。爾舉爾所知。人舉人所知。則人  
知即爾知。人舉即爾舉矣。何必植之為私人。而隘此蘄蘄之路  
哉。要重一知字。有必真知灼見。乃可舉之意。

正名章

此章重正名在無所苟三字。討意須要刺着人心上說。凡人一  
有自私自利之心。便不顧天下名義。只管苟且以圖一時之利。  
衛君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只緣有一點苟且得國之心。故父祖  
子孫之名。俱在所不恤。在衛君苟且之在國人苟安之。而在君  
子豈肯苟仍之。故夫子憐。以正名為先。待子是委心而聽

外祖是祖，孫是孫，豈可苟且言也？故曰：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不苟于言，乃正名也。

待子四節，講特衛君與父爭，固不父其父，而禍其祖名之，不正甚矣。子曰：今日衛國之政，又也，正其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必拘于名之正哉？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可臆度而妄言耶？

補新直使當時夫子執衛政，其所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立若胡文定之立邽，未晦翁之避父及王文成之所謂感化，非不為衛分處，然終是以已度聖人聖人。

意不作虛位說，亦設言為政屬衛君，不屬夫子，而輔之則在夫

子，何先以何者為首務，而願衛君望治之心也。子路之問，分明

探夫子肯仕衛與否。○正名，泛以夫子君臣言，只是循名責實，

意講中要見先字，君臣父子，非名不立，紀綱風俗，非名不定，即

事涉嫌疑，執當難處，委曲之中，而不失一定之名分，乃為政之

所當先也。○只據衛事論正理，不是說我之仕衛要如此。○子

路見正名于衛，若行不去，故以為迂，言夫子之為政，何不以濟

時行道為急，而先欲理會人父子之間，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

成，也有是哉者，正名奚其正，如云怎麼能正得，非謂何必正名

○野字無精密之見，沉潛之思，君子正對野字看，闕如不止于

神化莫測恐未必然也。

名不正節講子無謂名輕也。

名不當其實而不正則稱之

有過辭當之有愧色而言不

順言不順則体統混淆舉動

違舛而事不成事不成則乖

戾並作而禮樂不興禮樂不

興則法令凌繁而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而國不可為矣名不正之害

如此

補新旨即以衛事實之言不

順如以父為仇則號令國

中赴告列國出口必不順

事不成如輒拒父而終見

逐後雖復入又奪宋而死

于楚終弗克成事。得其

序之謂禮而今以孫編祖

闕疑是歎然自疑不敢輕議之狀講中全要影衛事及正名意

寫景方妙。○名不正二節是反言名之不可不正故君子節甚

言名之當正一反一正無兩意名不正三字是一頭腦只是名

不正了。下五者流弊一齊都到無漸次特節。推出耳。○名是

名色名不正謂實是父乃不父之實是祖乃父之此名不當其

實便不正矣言指稱名之言如君臣父子是名稱之為君為臣

為父為子是言若名不正則稱在口中便逆口故曰言不順言

既不順依這等做去把父做仇把祖做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

是你仇祖原不是你父其寔俱不是故曰無以考實而事而成

謂不成個事体也事不成雖承不順來而病根實由名不正以

此



以子拒足次序安在事待  
其和之謂樂而今以子仇  
父父亦仇子何等不和逆  
親者無罪順親者加刑刑  
罰又易中之有民欲逆  
而皆于理欲不逆遂而又  
雅子法氏又何所措手足  
君子節謹故君子一有名也  
必其可以出之言一有言也  
必其可以措之行是則君子  
言以稱名安以無所苟而已  
矣正名豈為迂哉

下俱用名不正貫禮樂指一身之禮樂如君臣父子之間有  
序而不紊便是禮和而不乖爭便是樂非儀章音節之謂事既  
不成便錯亂而無序乖爭而不和禮樂沒何處而敷施故說不  
興禮樂不興就在事不成內說出不作乙項看禮樂刑罰原是  
相聯刑罰中出入中款輕重得宜不至迫急紊亂是刑罰中之  
禮樂禮樂既不興是身之所行全沒道理真性已無和序而舛  
錯乖戾則施之刑罰皆廢道理而任意恣睢安能中其當然之  
則刑罰不中而惡者倖免善者反罹則民將欲為惡而惡不可  
為欲為善而善又不免安所措其手足乎至於民無所措手足  
國之危亡無日矣名不正之弊一至于此為政者可不先正名

補新直必其可言者斯名之

正其慎于名也疏指名之

特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

正其慎于言也既指言之

特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

行則于不正名意不緊切

矣名可言、可行是斷然  
拆不開的頂一氣說方于  
言無所苟不煩饒舌而正  
名之旨非為廢衛君也明  
其或曰何以知夫子不廢  
衛君曰于待季桓子知之  
桓子僭亂無君臣礼夫子  
尚為之用衛君無父子礼  
若待子為政夫子豈廢之  
哉然衛君實不能用法使  
正名之論竟成空談是可  
慨也首曰必也正名終曰  
必可言必可行正以必字  
相映說者皆寬緩二必字  
而于無所苟處着九于謂  
着力在二必字而無所苟  
而已矣但不過是上意而  
言可

乎自不順至不興就害及自身言自刑罰以下就害及民言註  
中二事字上以屬於己言下以屬於民言○故君子二句只承  
上起下之詞不重語意只歸結在言無所苟上二必字正應必  
也字一氣說下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於名也就指名之  
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於言也就指言之時說必可  
在中心看心不安如何言浮行浮苟且也不曰名無所苟而  
曰言無所苟言者所以稱此名也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  
名當其實便是言無苟名與實違便是言苟君子於其言必須  
正名使言之必可行而無所苟方可已只重名非重言上說言  
既不苟而事禮樂刑罰無不當可了名之重為何如奈何曰迂

學稼節講樊遲有志於逐世

也乃初請學稼夫子曰吾業

有在不似老農其人也繼請

學圃夫子曰吾業有在不似

老圃其人也樊遲出夫子曰

小人哉樊頌也不思學以經

世而欲與細民分業乎亦未

睹大人之道乎

補新直遲知夫子志在四方

終不得民而治不如避業

試畝為高不知聖人心存

天下安能農圃哉故言

吾儒之學自有感動天下

的大道理不可役志于農

圃而以此老也則視此身

渺不関于天地民物故曰

小人

好禮節講有如上好礼已先

### 學稼章

此章樊遲志在忘世。夫子啟以經世之學。下節上字可玩。○請

學稼圃。志是不得于朝。則畝畝而已之意。聖人心存天下。安肯

甘農圃以沒世。故兩以不如拒之。如字作似字看。不是說我不

如彼言。吾所學自有在不似老農老圃之所業。小人非言志趣

之卑。只是謂稼圃原是小事。一手一足之是營。無関於天

下國家之大。須志於稼圃。則亦小人其人矣。○上字當作大人

看。只重禮義。信民之應。輕看禮就。一身莊敬。上說與上好禮。則

民易使之禮。不同。義就行事。合宜言。信就真情。不欺言。三好字。

極重。不止心裏好。自念慮以至施為。自獨處以至蒞衆。莫不是

處于敬矣。民有不敬者，誰敢也。上好義，已先為可服矣。民有不服者，誰敢也。上好信，已先用情於民矣。民有不用情者，誰敢也。夫民之敬服用情，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萬姓歸心，則大化已成。為用躬稼為哉，不然，將大儒之效，不可期于世。而礼義信之道，下而與老農老圃同歸。格稿矣，其哉遲之見小也。補新宣此礼義信，自是學者當學的，若其欲感人而始學之，則不可以言好也。說者以下節為聖人志在用心，以闢樊遲遜去之思，未必是。只是論個大段道理如此。端三好，是大學術。聯

此三者，德謂之好。則符於稷之自合，結於念之必往，自有以銷民之敢心也。三不敢，正好之真切處。敬即是禮，服即是義，情即是信。非兩樣心也。敬非敬上，規矩中自神竦，同是不弛之心。豈有上恪而民報之慢者。服非服上，時席中自神合，同是不私之心。豈有上公而民肆之議者。用情非用于上，真懇中自神聯。同是不二之心。豈有上真而民應以偽者。上之喻下，莫甚于好。好則意念注，而血脉通下之。漫上，莫神于不敢。不敢則耳目昭而精神動。夫如是，頂上數句，來四方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襁負即莫敢不意，正是敬服用情處。不可說近民如此，遠民亦聞風而至。為用稼，不是說代耕有人，是言大人之學術作用如此。

四方是大大事功。以見儒用之弘也。

誦詩章。講子曰：詩之有旁通不滯。政與言之用皆藉焉。如誦詩三百。投之以政。不能隨方而達。且使于四方。不能陳詞而專對。則誦詩而無得于詩。雖多亦奚以為。吁。窮經者使人明經之無益。是蓋矣。補新直詩皆吾心所寄之用。特因誦以用之耳。善用之則心上之。往。論不善用之則紙上之。糟粕如彼。誦三百之受而立功立言。兩無所當。則是以詩誦詩。不以心誦詩。以夸多為受。不以用受為受。故曰：雖受亦奚以為。

其不小。正吾儒所當學者。而稼又為用之。與不用于耕同意。

### 誦詩章

此章。總望人窮經以心。不以誦。三百篇之詩。其間王風民俗。可以觀政。溫厚和平。可以觀言。皆自性情流出。學者誦之。實以體認于吾心。自然通義理。識時務。一句有一句之益。他只口裏誦過心。不能體。故政則不達。專對則不能。不達非是行不去。只知經而不知權。泥此而不能通彼意。專特立也。獨見獨裁之意。不是待介紹。協贊。病根在一誦字。雖多亦奚以為。非言詩無用。信使誦者之無用也。只就他無躬行。體驗工夫。上。實意。要翻上文。襯貼。勿泛。以用也。為語助辭。

身正章講夫子曰為政者身

所不能喻則假令以達之然

民非式于令式于身也使其

身正乎即不事號令而民一

稟于正也使固有鈔于令之

先者故其行神也不然而以

不正之身托於民上雖令而

孰從之哉然則欲民之正者

慎勿薄身教而議督責也

補新直正身之君豈是廢令

但不事令而行矣令之固

見王言之大也即不令之

益見王心之純也

身正章

此章主君身上說為人上者令民為善亦不可廢但身為本耳

正字兼內外看行者教化之行也不令而行有先于令者也身

不正而徒令何益之有下二句不過反言以决身之不可不正

意行與從不同行是彼由我而行有感化之意從是要他來從

我有勉強之迹其身二字重看

魯衛章

此章重個政字天下無一政自立之國政者國之維魯衛開國

之初周公尊而親康叔明德而慎罰始何其隆迨後綱解

紐弛廢墜不舉於既醉之休祗適之盛不見矣兩國相似故曰

魯衛章

魯康叔封衛本兄弟之國也

今觀政于家衛之家法槩可

知而魯尚能有肅雍之度乎

觀政于國衛之國法槩可知

而魯尚能行尊親之典乎亦在伯仲之間而莫能別優劣者也昔也兄弟其國今也兄弟其政可慨已

補新旨魯素重禮一變可以

至道不意今日之衰下與

衛等夫子所以嘆也非是

魯衛平言昔伯禽三年而

報政猶不歎與尊賢尚功

之齊同其治始而乃與桑

間僕上之衛同其亂終夫

子能無嘆乎

居室章講有之為心累也而

居室為甚若衛公子荆其善

居室乎方其始有也而未合

也彼則曰苟矣若以合為

足而他何異也及其少有也

而未完也彼則曰苟完矣若

兄弟至于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衛之父不父子不子不可實說

此雖是有感魯衛之哀而嘆亦要得激發魯衛意思不止是開

開評論○近有重魯一邊看者謂魯秉禮義而衛素淫亂今魯

哀亂下同于衛故夫子嘆之有欲魯變更之意

### 居室章

此章是夫子以無欲風在位者當時貴介僭奢淫縱破義皆起

於不知足公子荆只是一個恬淡無欲不在世味上着心故特

取之非止為居室發也題竅只在有字上全要發出使有為

心累的意思居室猶云處家主治生言也三有字正是室之所

有凡財貨器用皆是合是聚集未齊備完是齊備無一欠缺美

以完為幸而他何與也既而富有也而未美也被則曰苟美矣若以美為幸而他何與也知止知足以明其志去太去甚以矯其靡寄于境固甚平而會于心固自遠矣信善居室而可以風也

補新說玩聖人語意是言其能居室為寄境耳蓋古人之皆認室之所存為真達人則視室之所存為寄存于室也不存于心也身居于室之中也心居于室之外也始終一寄也古聖人茅茨今賢人陋巷皆是以境為寄公子荆其幾之適衛章講夫子適衛冉有為之御車因感衛民之衆而嘆

是不但齊備又精好工緻始有即合少有即完富有即美曰字是形容他心裏口氣苟字猶俗云將就歇的話頭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有心安于此之意正見荆之知足處此其淡然無欲無此子計較與貪得無厭者不啻霄壤故曰善居室三段須段、見他隨富而安近以始有時尚未合他却認以為合而安之所以見他知足曰完曰美亦然

適衛章

此是因感衛民而揆王道之全當以王道作主要看一庶字庶則林、總、食用繁多民生易以庶而耗且奸宄疊出民性亦以庶而漓故下面教養二字總是一個子庶民的大道兩加字



曰庶矣哉其有保又作新之  
思乎。冉有曰既庶矣又何道  
以加之。夫子曰富之蓋室粟  
隅注雖父母不能保其子其  
必與之以自然之利而不改  
聚者不患貧可也。冉有曰  
既富又文何道以加之。夫子  
曰教之蓋寡庶鮮恥雖刑罰  
不能禁其奸其必啓之以固  
有之良而蒙安者又深寡過  
可也。富而且教誠王道之大  
全。聖人所冀加于民庶之淺  
者如此。

未便是加于民重在上者。心裡有一段經綸發出來。增加于民  
意。○夫子嘆衛民之庶有兩意。蓋幸夫生齒之繁而富之教之  
之澤可施也。又慨生齒之徒繁而富之教之之期莫睹也。觸目  
警衷。意念深矣。二加字俱根庶字說。都是保其庶不可說富以  
保庶。教以保富。富蕪務本節用。即易其田疇之節意。教蕪師儒  
學校。即謹庠序之句意。富教泛說。不泥衛民。加非加益于其上。  
只不要浚銷他的元氣。縱壞他的元神。即是加了。故此之節全  
在緩來動和意。發揮康叔封衛受引養引恬之命。以保又斯民  
受率孝率弟之命。以作新斯民。此教養家法俱在惜衛不振耳。  
用我章

已之須教富教不可平

用我章講天子有行道之心

而不見用故曰我非無用于

世也苟有用我者試一度之

但周暮月間革故鼎新斯已

可矣至於三年化行俗美治

道不遠然有成功也哉然則

今之世道非極敝而不可為

也奈世無用我之人何耶

補新查夫子期以未盡用者

而願終試于天下故云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此吾已試之明驗矣若至

三年可以報吾政而有成

也人何不試我于三年而

僅以期月止也

善人章講子曰今之為治若

率尚嚴威而喜欲速矣吾觀

此章是聖人志用世而自取必其治化之易重用我之字用是

委國而授之政聖人雖無治求可之心而期月有期月之功雖

無功求成之心而三年有三年之功可者興衆起廢革故鼎新

大綱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

于道也須知三年所成者即暮月所立之規模上下語意要講

得貫串重有成邊

附攷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齊人遂歸

魯侵鄰及為司寇男女別于途豚肩不掩豆沈猶氏晨不飲

羊少正卯奸不逃法蓋每用輒效如此奈何人莫之用耶

善人章

古語有云善人為邦百年以善化善亦可以勝殘暴之人而去刑殺于不用矣斯言也蓋言善人性天豈第原足以振長厚之人心歲月漸靡益足以銷慝刻之風俗惟一德陶之而不乖故三尺懸之而無用不誠哉是言乎彼去今蕪章殘暴多有吾不知于善人何居

補新旨此夫子思復天下之元脉以消天地之沍氣故思善人之治而有感于古語誠哉是言是傷時人殘已深非善之久其何能勝乃感慨語非徵信語

王者董講子曰尚論王道者必期于仁而仁豈易言哉吾

此章只為當時尚威嚴而喜速效故以濡徐德化感動人主只

要講末句上二句是古語輕點過○善人是善有諸已的人為

邦百年是以善繼善相繼而久也不必說父子相繼勝字重看

殘暴都化便是勝殘勝殘便可去殺不作兩層善人百年兩意

俱重蓋善人純心質行一段至誠惻怛已足使暴戾輸誠况以

善繼善被奕世之漸靡世道人心自然於變此便是四方風動

刑期無刑的光景安可以武健勝其任也故曰誠哉是言聖人

非直信此言要就勝殘去殺上發出治理宜尚德去刑意方是

王者章

此章要玩必字與後字方見仁民之難而王道無近功也王者

誠度之。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予蓋自天下論有匹夫匹婦之未淨。所者非仁也。自一人論有肌膚骨髓之未論。治者非仁也。故有仁而後化。國之澤舒以長。有王者而後博厚之治。悠且長。波以旦夕責效者何哉。

補新旨。勝殘去殺。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于死。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無疾者。也是以聖人不急迫以期之也。

苟正章。謂子曰。沒政者。人所說效也。苟正其身矣。紀綱各一。裁然不差于沒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矣。潛奪之風。效尤者。衆如正人。何甚矣。正身

謂興道致治之王者。非受命之王。仁字與他字不同。是教化浹洽。流貫底意。蓋王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積而至一世之久。然後其化薰蒸透徹。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必世內有許多澤民工夫。不是坐待之也。

苟正章

此章見身教者。沒沒政主大夫言。人指民不必兼君說。身是出政之本。正身不悖綱常。不乖憲度是也。身正則人自不難正。故曰於沒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則無以為人取則。而不能沒政可知矣。

之

補新直後政所以正人。正人

自正身始。下二句反言以

退朝章。魯自政速大夫季

氏獨與家臣謀之。私室夫子

傷之久矣。一日因冉子退朝

之晚。問曰何晏也。冉子曰。適

有國政。君臣相議。不覺退朝

之晚耳。夫以政議之家。季氏

無魯甚矣。夫子托言以諷之

曰。子謂議國政耶。其殆季氏

之家事也。如有政。則朝堂之

上人。君撫廷訪之。極群臣合

### 退朝章

此章夫子欲以政與魯。故嚴政事之辨。魯自中葉以來。魯君僅

一守府。大政盡瑩於季氏。夫子欲還之。而不可得。適冉有退朝

之晚。而以何晏詰之。此便有暗刺意了。晏非日晚。比常期為遲

耳。冉有對曰。有政是實話。但謀于私室則專矣。夫子欲諷他私

議國政之非。故反詞說。此不是國政。必定是季氏之家事。若國

有大政。則詢及黃髮。我雖不用。亦必與聞。今據爾議于私室。又

據我不與聞。非事而何。聞非耳聞。有共謀議意。

### 一言章

此章總以君心為主。心之敬肆。乃邦之興喪。一大幾。上段重知

補新直知有政句不第為事

辭若謂曾無政故至此此

三字內有無限既致難以

警季氏而歎此義之不曉

天地間便是作春秋意

一言章講魯定公問一言而

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

言至少未可若是而幾必興

邦之效也然人言有之曰為

君難為臣不易此棟君之言

也君子不知其難則已如知

為君之難也則為君難之念

即為興資不幾必于此一言

而可以興邦乎君無忽此言

已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一言至少未可若

是而幾必喪邦之禍也然人

言有之曰予無樂乎為君惟

難下段重不善莫違篇中只惟其言字是君之言其餘皆是

人言四集字只做取必字看一言是一句話有諸是問其有此

言否○二為字極重是盡其職稱其任豪無媿歎方是為方見

其難以君道之難而臣欲為之固難故亦不易如此婦重君說

不可卒對二句要像述詞發揮○如知二字有一旦喚醒之意

知字要重看非徒心上曉得是惕然警省凜然擔當但語脉實

從一言來不可說到天位難居上去只云人惟不知其難故放

逐自肆知則即此一念便是興幾念不必說天子入歸等語註

戰兢等句俱在知字內作文只就知為難一言含蓄無限意味

方妙不必在知字外添設○予無樂乎只叫起下句言我為君

其言而莫予違也。此諂君之言也。有如其言盡善而人莫之違也。則莫予違之念。即為喪資。不幾必于此一言而可以興邦乎。君無徂此言已。補新旨。此章要看一幾字。既云不可若是其幾。渡云不幾乎。一言蓋一言乃其幾也。難查則易樂。查則悲。此可以知幾為君處。即為邦。處此興之事也。而知為君之難。則知乃興之幾也。不善之莫違。處即不善為邦。處此喪之事也。而樂其不善之莫違。則樂乃喪之幾也。

近說章誦樂公問政子曰為

政之道在清人心。彼近而幾句。聽睹為最真。就是飽其氣。

別去無件樂得。只言出而莫違。此一件覺快樂了。這是個口頭

話。作者講予無樂處。率用天命難諶。人情可畏等語。則是固知

愛了。切不可仍但人言未嘗有善不善。夫子始分出來。如其善

二句引起重如不善二句。以答喪邦之問。莫之違。單指臣言善

只是言之有益于社稷生民。不亦善乎。只訓作好字。勿講似興

和模樣。註中驕諂就在莫違上說。非是莫違之後。終成驕諂之

風而喪國也。○一說只是個為君難。後面予言莫違便不知為

君難處興喪皆由于此。

近悅章

此章是因民心以驗政體。有以近悅遠來作為政之效。固不是

款而不厭乎而今近者悅矣則政之為近可知也遠而四方觀望為最必就是歸如流水而莫禦乎而今遠者來矣則政之及遠可知也為政若遠規之民以自考乎

補新肯近悅而遠不來恐涉

于懼虞之秋遠未而近不悅恐迹于應聲之附合遠近皆政之境界合來悅皆政之既反

莒公章講子夏為管父宰問政夫子恐其蔽于近小也曰政之通塞成敗顯起于所欲而成于所見其無欲速而乘以躁心其無見小利而乘以盡心可也若是者政體也即欲速可也猶謂非寧靜之休

然謂必使近悅遠來亦太費力只照本文開說民心至難得近悅遠來方是政不悅不來非政也未補所以致此之由欲葉公自加意耳若另添出一段被澤聞風等語便少渾融

莒公章

此以純王之心言重欲見上欲字見字俱就心裏說化行而自神則速而不為急若有欲心則欲遲不可欲速不可功成而自利則利而不為小若有見心則見大不可見小不可獨舉速小言者以其為欲見所易着也纔有欲便速纔有見便小欲速是躁心見小是隘心是為政大病痛故須無欲速無見小利此二句要說得實不要說得空下二句只是再中其意而已非推原



而况其必不達乎法如束濕  
令如急欲未有不自投于時  
勢之左也即見小無妨大猶  
謂非澹泊之休而况其大事  
不成乎競于錐力矜于尺亦  
未有不思慮于綱維之鉅也  
商也袞近小之心而博又大  
之業于宰豈父乎何有  
補新直其速也又即見利之  
心迫之也去其迫心以求  
達斯達即可以告成其小  
也又即其達成之心滿之  
也去其滿心以圖成斯成  
則無所不達

口氣湏一直說下欲速則急于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不達見  
小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欲速者必見小見  
小者必欲遠其病又相因俱是霸者之治王道氣象便不如此  
直躬章  
此章是夫子維持直道之心問荅皆是設言直躬謂躬行其直  
不曰直道而曰直躬是只論其身之所行不顧其心之所安矣  
○是字指証父直即人之生理所謂本心之自然非徒直身而  
行之謂也父自然愛其子子自然愛其父故互相容隱乃順此  
自然之心而蕪之所謂直其心而自直其身也若謹父攘羊乃  
矯柔此自然之心以賣攻許之名所謂徒知直其身而不直其

直躬章謹葉公語孔子曰吾  
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夫父猶證之况他人乎  
此可以觀直矣子曰吾黨之

下命四

聖

直者異于是有父不澄子而為子隱者矣有子不澄父而為父隱者矣父子相隱跡有宛轉而心無宛轉宜自在隱之中矣可必澄父為直哉

補新直直躬是任直于躬而不顧其父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直在下心曲隱微之地故曰直在中

居處章謹發遲問仁夫子曰仁之道存心而已居處止境也人心息于止亦弛于止則以一恭醒之而無敢慢執事動境也人心活于動亦散于動則以一敬鎮之而無敢忽

至若我之與人對境也盟于獨方可對于眾則以一忠注之而無敢欺然非曰旦夕之

心者也中字指中心言勿入情理字要知父子相隱而義方幾諫之意自在

居處章

此章以心字作主恭是心不慢敬是心不肆忠是心不欺試看恭敬忠時心中無一毫夾雜走作即此是仁不是持此以檢束此心方是仁通節又須打成一片看未句乃是泛上三句而緊煞之詞猶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夷狄不可泥所云居處恭豈是因居處而纔求吾恭蓋心無不爾特在居處時見為恭耳下二句做此

行己章

新己也可順可逆而此心不可  
可防難之夷狄不可棄也夫  
不離其心即是真心云要其  
心即為純心仁在是矣

補新直自仁之肅處為恭自

仁之恪處為敬自仁之切  
處為忠自恭敬忠之合處  
為仁自恭敬忠之無一念  
少弃處方足以成仁

行己節謹于貢問曰何如斯

可謂之士矣夫子曰士之行  
澁心造而士之心澁耻振也  
必其行己有耻凜乎以道義

自閑至使于四方則不辱君  
命而增國之光斯士也節士  
也亦通士也真可謂士矣子

貢曰敢問其次夫子曰孝弟  
士之根本也孝孚于家而宗

此章重行己二字首節用世之才  
必根於行己之志次節本立

高才不足必近於行己之有恥者  
三節本末皆無足觀猶愈於

行己之無恥者故皆可以為士  
末節今之役政以因行己上全

虧了有才無才俱不足論矣○  
行己三句一意勿分志才士入

自立只有一己而已之防閑只  
有一恥然不曰立己而曰行己

此蓋不在株守一身上論凡己  
之運用推行處皆要有一個恥

心以砥礪如海開輪檢痰靈明  
愧獨知之事一切恥而不為使

四方即己之行處也一負君而  
輕國即屬己之恥必其不貶辱

于君方是能免恥于己凡出使  
所為皆君命不專揣應對不辱

正有恥之真作用不重才說○  
孝弟者固不足于才然宗族鄉

族稱孝為弟乎于人而鄉黨  
 語弟焉是則行已者之所重  
 也士之次也曰敢問其次曰  
 言行士之樞機也有所言而  
 必于信有所行而必于果矜  
 已者所不廢也抑亦可以為  
 次矣曰今之從政者其于士  
 何如夫子曰噫是乃斗筭之  
 人廉恥不足以維風經綸不  
 足以華國孝友不著于鄉閭  
 言行不宗於月旦何足弄也  
 而謂其列於士君子之林哉  
 觀此而知負通變不羈之林  
 者僅竊士之名越名節自愛  
 之念者始稱士之寔夫子一  
 言士品定矣  
 新直此章多重行已而不

黨之稱不是迎合以借譽要名寔知他有聚順之情故稱孝  
 有克讓之忱故稱弟是于行已處而恥其大倫之不敦特其見  
 推于鄉族而未見效于國用故為士之次二稱字要見有實德  
 不在名譽上說○信果二字無病在必字不必則變化無方  
 故大必則執一不化故小小人不是器量淺狹只是拘泥見不  
 到大處勿太說壞是于行已處而恥其樞機之不審特矜持于  
 一身而未必推重于人群故為士之又次○何如是問今之從  
 政者亦一可謂之士否斗筭主器量客受說他胸中所容受者止  
 有世味史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此等人  
 真心已去世祖詐無方安得列于士君子之林夫子非徒僅從政

知有耻二字是全脉上。士行之為四方之已而國之辱。認為己之耻。孝弟是已之行。于家。卿而有。大倫不敦之耻。信果是已之行。于。立身。而有。樞机不慎之耻。斗筭筆不識已為何行。又其無耻之尤者。搃是欲激勵士節意。

中行章。孔子曰。吾道之傳。中行。故為。今不得中行而與之。豈可使偽中行者托焉。必也狂狷之是。與乎。狂者志薄。允近進而取乎。古人得中行之氣。繫而偏焉者。也。狷者守絕流。俗。稟然有所不為。得中行之檢裁。而為焉者也。由狂狷而進之。則狂狷即中行。吾所

之後亦以端士習世風見行已之不可不慎也

中行章

此章夫子為傳道計。不要把中行形容狂狷不好。聖人思狂狷即是思中行。○中行謂中道上行者。有高志而行又能踐之有定守而織又能通之無過不及。可與傳道者也。與之是以中相授受。蓋心印之妙也。不韋中行難得。後得謹厚之士。又却振拔不超。故曰必也狂狷乎。不可說不得已。而思狂狷思狂狷正為其可以為中行也。進取者超然獨往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主志言不為者。心上有所不屑。非徒矜持于事為之迹也。主守言狂力量大。狷規模嚴。兩者皆是擔當得道。一造就便是中

其傳道者其在斯與  
補新直狂狷是各認一中而

過之正可以代中行而負  
擔亦可以踵中行而持也

此夫子在堯道外想此  
人即在吾道上用得此人

南人章講夫子曰今天下无  
道無恒執乃細按吾途還稽

悔吝亦竟無以不恒免者南  
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作巫醫巫醫且不可作况其  
他乎善哉斯言警世之意深

矣天下事至無一可為德之  
喪也羞斯及之矣夫易恒卦

九三爻有曰不恒其德或承  
之羞子曰易之禦人以恒如

此彼無恒之人亦不占于承  
之語而已矣倘其一点雷

行不可說進之可為中行

南人章

此章提是戒人無恒寓思有恒意蓋有恒是聖學根基恒德一

喪無事可為况聖學乎奈何不占于易詞而甘為無恒也聖人

提醒人心正在一占字不是引易以証人言○恒德即恒心一

切淨念皆無常惟真心有常故名曰恒若因註常久字做不恒

業看便差無恒則故不聚故不可交鬼神技不精故不可寄死

生善夫不專着不可作巫醫須為說要得警惕人口氣蓋一念

恒心乃原自天也不貳之真而為生人立命之原若將此心雕

琢盡喪其真常則根本原頭並無個主張即巫醫且為不得以

思之勇即可以斷吾之二

三朝至盈恒若此惟不占是

以不恒多羞之來其誰承之

善南人不能自占處然此  
無恒之人其德喪矣而或  
承之以羞則此蓋心乃轉  
恒之枕也奈何人之不一

自占也竟實向莫之羞也

和同章講子曰君子心無非

疾可不要于相成吾見其與

人相笑不謂之同也小人意

主阿御附和必于相睡吾見  
其與人同矣不謂之和也君  
子小人之辨只在公私之間  
補新首此章全為用心存問  
于國家而發也和同迹相

其大者乎以此反觀內省何等愧怍而可羞易所言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蓋直刺其起羞之原而動之占也特人自不占驗于

心而已矣蓋學字未論到外來之羞辱謂不恒其德人縱不我責

而余影抱慚真有難對人言者故曰羞占不是占卦名不是操

著以玩其占以心味易之理以詞驗吾之心神明在我審幾而

動是無時無處而非占也不占則失其本体味其動機可謂有

恒乎而可免其羞乎須知聖人只將占字打動他本來愧忿之

念令自改過不是專教人僅占之而已也

和同章

此章著同和之辨中節為和和也者爭于理之是非不爭于見

混而心實迥然大別和便  
有造禍于天下處同便有  
遺禍于天下處

鄉人章講子貢欲論士于鄉  
也問曰有人于此鄉人皆好  
之何如子曰善取決于皆好  
是矣何以絕無一人排衆好  
而惡之未可徇衆好而以爲  
善也子曰貢曰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善取決于皆惡是矣  
何以絕無一人排衆惡而好  
之未可徇衆惡而以為善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蓋善者之好其  
與已同也不善者之惡其  
與已異也以所好衆所惡以  
所惡衆所好合兩入之用情  
可以定一人之德行矣

之異同合于理不必同于見故曰和而不同而同于見反有乖  
于理矣故曰同而不和不同只在和字上描出不和只在同字  
看出不作兩層君子即同也終是和小人即和也終是同須如  
此翻弄該意方中題趣

鄉人章

此章以類字作骨子貢但稽其好惡之同夫子却稽其好惡之  
類重在論觀人之法不重觀人之善惡上○二何如皆疑其為  
賢二未可皆謂未足以定其賢前未可安知非同流合汙後未  
可安知非詭世戾俗皆惡根皆好來言鄉人既無公好決無公  
惡所好者既不賢則所惡者必賢也未二句要合看方見得人



此章重一鄉字立意。未可全在皆字勸出皆好。一問絕入鄉原案曰轉問皆惡非其本意。須如大子以善不善先繫鄉人庶鄉惡無立脚處。

易事章講子曰天下惟權勢之所在可以奔走人亦可以喜怒人故承旨者窺伺其旁懷才者待用于下視事與悅之難易耳。君觀君子事之易而悅之難也。彼其秉道嫉邪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隨器而用之。其易事難悅何如。君觀小人事之難而悅之易也。彼其徇私任情。即悅之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則求其全備焉。其難事易。

之賢處。不如二字貫至。不善者好其同己。不善者惡其異己。善者之好合于不善者之惡。則善足以取信于君子。不苟同于小人。而其人品之賢始定矣。

易事章

此章以君子作主。須重一道字。易事難悅與下一氣講去。方合本文高字。與其語意。若做解說上文。便類推原。君子小人皆主在上位者言事。我說我共是一人事。是求副其任。使說是求得其歡心。易事難悅。非有心于難易也。但自人之事者。投而悅者。黜則見以為易事。而難悅耳。君子只是一個無我。要講得自然。蓋君子不求順己。而求順道。謂之曰悅。必定不以道的。不

下論四卷

悅又何如信乎迹分則情分

而君子小人辨矣

補新章此章重有國家若得

欲以一君子收衆君子

欲他衆小人共成一君子

則惟一道司其綱耳二改

一串君子立心任人一秉

于道悅之便不符于迹隨

材氣使便是以道用人處

若小人不以道而悅侍門

開矣使不以道賢諸塞

矣此心居入上其為道

害非淺矣須知能以道用

君子令君子能以道公用

天下小人只拖說不可兩

平看

泰驕章謂子曰君子循理者

當舒泰自得而不可謂之

以道與君子秉道之心自然不投故不悅不是欲阻奔競也而

以此道任人人以道事我則一才一藝皆得自獻不是欲開

賢路他心裡廣大自然樂取若小人惟欲是逞不以道矣惟不

以道便使人不得其道故至於求倫與君子正相反者也須知

事悅非兩項事事悅難易也非兩項心君子非道不欲澹然無

欲自然生意諳了愛惜人才無苛刻的念頭小人適已自便寔

其生意苛刻求備所自來矣

泰驕章

此章驕泰之辨自心體上言不着氣象看泰是心廣而休勝

是志盈而氣盛泰無心驕有心君子戒慎恐懼性分之事都已

小人逞欲者也常矜驕自  
意而不可謂之泰蓋有意  
泰即是驕端有意去驕必非  
真泰哉微之間理欲之內其  
氣象不同如此

補道泰無心驕有意君子  
動靜舒展若有似于驕然

純是道德生來泰也非驕  
小人舉止自適若有似泰

然全具盛氣所形驕也非  
泰是日休之心覺此心

出宇宙不能容此身  
覺宇宙不能容此身

剛毅章講子曰仁者人心之  
真也不有矜而不屈毅而不

弛木而不華訥而不佞者柔  
居此者皆不失其真心而近

乎仁者也彼柔靡浮辨者去

無慚故不愧不怍泰然于天地間小人器量局促少有得  
不

覺侈然自盈故驕泰者久有浮雲富貴睥睨聖賢之時搃為天

理寬閑驕者亦有凜冰競涸抑不敢自放時然不離人欲盈溢

觀君子者不可以安舒為縱肆觀小人者不可以縱肆為安舒

剛毅章

此章剛毅承訥不主資質言作真心未漓說剛者強勇不屈在

志氣上看以體言毅者堅定有守在德性上看以用言木是容

貌質樸而無華飾訥是言辭遲鈍而無才辨仁是人之本真柔

懦華辨的人皆壞於物欲將本真都喪盡了剛毅木訥此四等

人不屈不撓未剛未琢本真全不受傷故曰近仁此謂四者之

仁遠矣  
補新道四者真心未落本質

用事故曰近仁若加以誣  
恭工夫則不謂之剛毅木  
訥即謂之仁矣

切章子路問曰何如斯  
可謂之士矣子曰士貴以誣

恭勝切而真慤德而勸  
勉怡而欣悅如也直溫成

備性也不偏可謂士矣若此  
者于朋友則以切德於

兄弟則以怡情誼各款而  
權衡自在又何施之不合哉

神新吉德玩一如也是說這  
等模樣方是存誣恭的器

度而非若常人以氣質用  
事者故曰可為七非如時

說剛柔不偏仁義並行之

入于求仁為近也近仁二字要看得活只是深與剛毅木訥意

切章

此章總是教子路陶鎔氣質而連之以中和亦是既示以所養

而又辨其所施也切德三件皆由德性中來切是德性誠懇

不浮泛德是德性詳細不粗率怡是德性敦厚溫柔不剛

烈都是形容他有款致有真誠的樣子故用一如字有是三著

則涵養純粹中和不偏不徒以氣質勝故可為士雖是切德屬

表怡屬恩然施于朋友未始無恩但覺嚴切之意為多耳施

于兄弟未始無義但覺愉悅之意為多耳此二句不過據本身

合下道理言之與不濕所施無干要重盡倫意不可作用情看

說此中可思想得文之禮

教民章講夫子曰以善入之  
在民上現感固結已有机矣  
而又十年之內無日不計國  
人而教之則忠義之所激發  
紀律之所整齊民知視其上  
死其長矣不可以即戎哉

補新旨善人即為邦之善人

也教民非專教之戰教之  
孝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  
之義教之務農講武則民  
即足食足兵亦即戎之本  
也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  
但教之深以之節戎亦可  
矣

○一說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勇則跡畧未能信

勇則亢直未能怡。總言士之氣象當如此。但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舊云情意懇到。言語詳勉。顏色和悅。固是。但白文大註。俱無明文。只宜就字義。渾融發禪為佳。

### 教民章

此章說善人二字。見與兵家威強。徂詐者不同。蓋善人純心質行。原不是尚刑法的人。故子昔教民處。全是美風俗。泝人心。一設禮義去化誨他。不專是為戰而設。然禮義既明。人心自奮。豈不可以即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獨養國家之元氣。且壯國家之神氣。其以用裨益不少也。亦字最好玩味。便有不用堅甲

不教章。子曰：戰危事也。善戰者勝，善教者勝。于未勝有

如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則既無懷忘赴義之心，又無敵

敵禦侮之氣，不過以其民予敵耳。是謂棄之，其敗亡可勝

道哉。

所謂首民，豈生而習于戰，所為訓練之，而固以生全之

若端在教，人則怯，可使勇。勇可使忠，用不教之民以

戰，外不習技擊，內不知忠義，此敗于死地，即潰而從

敵，故曰棄之。

問：此章講原，憲問士人之所

非若何在，夫子曰：學以經世，

為大如邦而有道也，樹駿流

此一時已，而但食人之穀。

利兵的意。

不教章

此章教民，亦是教以孝弟忠信，非教以兵法也。教則怯，可使勇。

勇可使忠，若用不教之民去戰，則禮義不明，人心不奮，適整民

於鋒鏑之下，是棄之耳。人君安忍棄其民哉。

問恥章

此章夫子進原思以適用之學，不必偏重有道。只于對說而

默寓輕重，更覺語意渾然。兩毅字俱是徒令極，而上重不能有

為下重，不能獨善。新說無道，左欲有為，不可浸憲性，猶介却似

只要不為不知，士君子治則進，劬猷蓋天壤，亂則退，節擊者

邦而自道也。察身高隱此一  
時已而猶食人之穀。均之乎  
可耻也。蓋因憲之有守而廣  
之有為矣。

補新音憲意欲有所不為而

夫子則選之以有為言。如有  
道儘有當建之事故。邦無道

亦儘有匡時之偉畧也。

克伐章講憲曰。人只一心攻

之者。衆有好勝而為克者。有  
自矜而為伐者。有忿而不勝

怨者。有貪而不勝欲者。於能  
制之而不行焉。去妄之盡亦

還真境。可以為仁矣。夫子曰

克伐怨欲。窒易累心。而以一  
不行之念。取之。可以為難矣。

然豈其遠之。即去乎。都豈其  
絕之。不復生乎。試驗不行之

石。轟烈。與時屈伸。豈不巍然。一丈夫。今不曾有道無道。而  
但知食祿。不能設施。明時。樹節污世。豈不可恥。

### 克伐章

此章大旨。在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不行。還

未得為仁。○克伐是氣盈者。因已之所有而生。怨欲是氣歉者。

因已之所無而生。不行。要見是。逐念強制的意思。講此句。要發

得透。下面不得為仁句。方有根脈。看來克伐怨欲。病根在一欲

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所欲。則怨恨

○可以為難二句。當一氣直下。蓋心体原是一真為主。萬累盡

忘。若是潛發潛制。自然面制。如障橫流。如馭奔馬。豈不為難。此

時與不行以俟而此心有常  
寧常止者否而即謂其仁吾  
惡乎知之仁可易言乎哉

補新旨仁則吾不知句宜講  
淨活病根未拔意沒言外

方見聖人言仁意思深蓄  
深遠若謂明白已知不足

為仁了何謂吾不知  
懷居章講子曰士患起念之

不清耳有如名為士矣而猶  
懷居患起念然有思不能

割之意焉此其藏身之術也  
不忌于世中而擇境之心多

巧算于世路為校為求如驕  
知諂未有不踰士闕而壞士

節者信不足以為士矣  
補新旨俗情濃醜處淡得下

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是學

是不足之詞非許之也仁則吾不知要講得細不消說到竊伏

橫流處蓋聖學止留工夫只是克去人欲復還天理此簡易直

截道理纔說個難字便不是一疵不存之天萬理明淨之境聖

學不如是矣不知就在難處看出

懷居章

此章見名為士必須有高明廣大一念不染的意思曰懷居

有物累便非洞然宜朗心胸了安所稱士懷字要發得透有

惑不能割捨之意居字說得廣凡吾所有而處其中者皆是不

足為士是就懷居上斷之不必又推開喪德廢業

危言章



問道得力處。

危言章講子曰直道所以維  
世運也。然亦若隨世運以顯  
焉。有如邦有道乎。可以直遂  
時也。君子則危其言焉。而排  
衆論以孤鳴。危其行焉。而樹  
絕跡于千古。有如邦無道乎。  
諛言成風矣。邪行成俗矣。而  
君子則猶然危行至言則稍  
孫焉耳。非敢作意氣以凌人。  
而別大之規。原自塞于天地。  
非即習卑諛以阿寺。而慷慨  
之氣亦自歛其攬鋒。如是則  
守不辱身。剛不敢屈。言足以  
與。默足以容。君子之處治亂  
咸宜也。若此。

補新旨危言危行非是意氣  
凌厲只是可言可行處。每

此章泛論君子處世。不指有位說。總是持身之法。不必以下句

作保身之道。且兩段不平。須滾下無道去。危猶危坐之危。正也

直也。君子言行。只循天理。天理自然。峭拔而孤耿。直上直下。無

顧無忌。此便是危。非作意凌人好高拔俗也。行以持身。徹首徹

尾。自遜不得。惟言可稍變通。言遜之言。正是危言之言。特會蓄

不露鋒鏑。比行畧遜些。但人不知其危耳。其實中間正大不阿

之意。自寓然無非。所以求濟其事。而成其行之危處。二要識危

行言遜。方是君子。若言遜而行不危。豈君子所以持身者哉。

有德章

此章望人致養於內。不當徒飾於外。要重德與仁。邊緊要在修

所規避。人見以為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遂是不過激。頃知遊言亦以善成。共危行。處非是委曲遷就。說有德章。謂子曰。德與仁。人心之真也。有德者吐詞當理。必有言焉。若有言者。或未出于由衷。不必其有德也。仁者秉成大剛。必有勇焉。若勇者。或未根于天性。不必其有仁也。人可因其迹。而信其真哉。補新旨。此欲人致養于內。不當凌餘于外也。不重觀人說。言即在德上。必不必有德。即以其有言也。勇即在仁上。必不必有仁。即以其有勇也。

弄弄章。謂南宮适問於孔子

已不蕪觀人。見人不可不純養也。德與言是華實之辨。仁與勇是理氣之分。必有是決詞。不必是疑詞。不可徑作無字看。蓋德信其言。是蘊藉中自然之蕪洩。即惴惴無華。而精神自在。言不信德。其中有君子。有色莊。故不可槩以為然。仁信其勇。是天理中自然之剛健。即凝神斂氣。而強毅自存。勇不信仁。亦恐血氣之勇。與德性之勇。相渾淆也。觀不必字。則此言勇亦是在德仁上做工夫。但不尋其本原耳。○一說此節專恐世人假德冒仁。而發有德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天下始因其言勇而信之。不知有言未必有德。勇者未必有仁也。可槩信乎。上句輕重下二句。

弄弄章

曰羿善射，夏竦舟，何其雄也。然一發於寒泥，一誅於少康，俱不得其死。然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身親耕稼，何其微也。然一則代虞而禪，一則啓周而王，皆有天下，以彼較此，則必有辨矣。夫子不答，蓋默契于心也。然適之言如此，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之曰：小人尚力，君子尚德。據適之言而定其品，君子哉。若人乎，而論其心尚德哉。若人乎，豈隨時以為，迨向者可比哉。

此章南宮适借古以扶世。夫子獎适以動世。其問語只開一評，論未嘗說德力。夫子窺其有德讓之思，故云君子尚德，只重德。守善射絕技也，盪舟絕力也。天下誰敢較雄，畢竟羿暴使盡了才力，不庇身而亡。禹稷躬稼蓄而不露，積而不蕪，既于身又于子孫受用不盡。論人當論其寃竟，一時炎涼未足定品也。有力者必有德者，王報應之理原自不爽，却被适說盡，不必答了。南宮适出亦默會夫子意，不再問耳。尚德要本上文來，羿暴以勇力自恃，不知有德者也。禹稷躬稼，所謂祇台德先者也。适所鄙在彼所與在此，則其心尚德可知矣。惟尚德則造詣不凡，非若子人而何，勿分君子是行尚德是心。君子必尚德，摠在心上說。

難言之矣。故夫子不答。不  
爭辨于一堂者。渾尚德之  
精神于兩心也。出而贊美  
者。表德之可尚于天下也。

不仁章。諸子曰。仁未易言也。  
其理至精。至微。其机非可出  
可。謂君子無不仁時耶。然  
而檢于有意。或漏于無意。而  
不仁容有之矣。若小人者。皆  
馳甚而至仁。無期緹色。取工  
而行。遠何補。未有能仁者也。

蓋君子偶蹈小人之常。小人  
斷不能及君子之暫。為仁者  
曷常持此心而勿放哉。

補新旨。君子夏天境。偶然顯  
在人。小人是人境。茫然不  
見天。君子倏履小人之迹  
而不覺。猶日月之食。小人

○一說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  
者。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夫子所以不答。

不仁章

此章總是提醒人心。見純仁之難。欲人無時不存此仁也。君子  
小人在人品上說。就以心言。君子之心原是天理。但偶然檢  
點不到。稍有出入。亦是本體之未純處。小人之心中原是人欲。縱  
有一事合天理。然無根之善。叫不得仁。即夜氣乍萌。而盤據之  
惡。終蔽錮矣。有矣夫。是毅詞。未有是決詞。仁不仁。俱就一念之  
微處言。不以全體言。觀君子猶有偶失。則宜防之嚴。小人必無  
偶得。則宜反之亟。此是立言本旨。君子邊亦可。

偶得則宜反之亟。此是立言本旨。君子邊亦可。

而不覺。猶日月之食。小人

非謂君子之藩而不知猶  
風靡之障是以君子當議  
全小人當謀復。

### 愛勞章

此節是立忠愛之準以教天下之為父為臣者非徒發慈父盡

臣之念而已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勞方是愛誨方是忠分

明以勞誨為忠愛如云不愛便罷愛自然勝他去雖教不勞不

可待也味能勿字全是至情所迫不是說愛又須勞下做此

### 為命章

此章只說為命之善無甚意味當重四子和衷體國上鄭小國

也介於晉楚修好弭兵全憑詞命衆子各據所見既不嫌于見

已之長裁定于人又不以為形已上短同心共濟不相忌疾深

得同寅協恭之意故夫子特稱之為命是作講信修睦之詞

愛勞章諸子曰天下情之至

者至父之愛子臣之忠君極

矣愛則欲其有令名賢者固

厚為繩即不肯亦嚴為督欲

勿勞能耶非于愛後索勞不

勞不名為愛也忠則為之計

聖明順道之不辭納牖即逆

投之亦不憚礪石欲勿誨能

耶非于忠後思誨不誨不成

為忠也此必至之情不容自

已之念為君若子者其知之

補新直勞非在撫摩之外別

有一術以苦他正是撫摩

之真心所躊躇以圖之者

誨非在恫欺之外別開一

語以煩他。正是惴歎之真心。所委曲引之者。

為命章。謹子曰。鄭以小國而介強大之間。其為辭命有足稱焉。則有謀野而獲如禋謀者。契草而創作之。有美秀而文。如世叔者。討求而講論之。不知四國典實。如行人子羽者。脩削而增飾。而至于執政之東里子產。加潤色而文采之。三子出所長而効之。相子產集眾美而効之。君何辭命之不盡善哉。

命以達于鄰國者。為字重看。禋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者。素善造謀。故以規模大槩。任他造之。世叔美秀而文者。熟於典故。故以討論命他。討者尋討其典故。論者講論其義理之可石也。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大夫之能否者。素善詞令。故使修飾之。修者修去其繁冗。飾者加增其不足。是使煩簡合宜。不使太過不及之弊。至於子產博物洽聞。素以文學稱者。則摭其成而潤色之。化舊為新。易俚為雅。更易字句。便燦然可觀。穩是公心。體國無物。我相忌之。熾無偏信。自任之失。同。吾足以茲。隣國之敬者。以此當時子產執政。亦見他集思廣益。能任人而不自任。然非若執用子產重子產上講亦可。

補新旨。按傳稱子產執政。三子俱子產所舉。叔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可見子產容賢。利國不可與上三子。蔡作四平。

惠人節辭。鄭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皆列國良大夫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內脩政。而外捍強隣。僑也。真衆毋矣。

補新旨。此仲尼所謂古之遺愛也。乃孟子譏其不知為政。非與仲尼反也。然人執濟人乘輿一事為惠耳。

彼哉節。謹或問子西。子曰。彼哉。彼哉。以讓始而竟以饋終。申也。置別論矣。

補新旨。天下以王室為尊。宇內只有此一。端崇尚于西。備只有此一。端崇尚于西。備知有楚。而不知有王。是為彼不為也。但夫子口中。自是冥勿談。

惠人章

此章白文有兩個人字。一彼字。只是其人足稱之。則取之。其人不足稱。則外之。以人品字作骨。○三子皆春秋名大夫。三問皆有意。問子產為其過嚴。問子西為其讓國。立政。問管仲為其忘君事仇。下面答詞。皆與問意相反。惠以心言。惠人不是加惠于人。言子產乃惠愛其民之人也。人字指子產。子產之為政。如作封血。鑄刑書。其事多嚴。然其心則主愛。蓋有時乎以愛之者。固不忍其彫敝而救之。有時乎以不愛之者。亦不忍其淫侈而裁之也。○彼哉彼哉。只是不論他註中。替王不韋。沮賢召亂。俱不入口氣。○人也。只是此人也。意連下一氣。看若單出。作此。

人也節講或問晉仲子曰此  
一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仲  
雖受之桓公實取之伯氏伯  
氏餒蔬食次齒而無怨言干  
仲其功足以服人如此則莫  
吾之為人所知矣噫此三臣  
之定論也

補新旨謂桓公奪邑以予仲  
非也還是伯氏有罪管仲

奪其邑履之以公濟當其  
罪故服其心也服山戎易  
南服荆楚易而服伯氏之  
心寔難管仲服伯氏固是  
個人也伯氏之服于管仲  
小是個人也此兩人有陰  
陰相善處

無怨章謂子曰貧富者過驕  
怨者心誠遇有順逆而難易

春秋時一人品也亦可勿作有功之人說三百以戶口言奪是  
桓公奪之但致其奪者仲也怨宜歸仲矣然飯蔬食窮之甚也  
沒齒窮之久也而毫無怨言非有以深服其心何以至此則其  
人可知矣末二句只在他服人心中照出大功來亦未嘗明露  
有功意當自言外見之。一說此章見夫子尊周攘夷之一端  
瀕重首尾當時楚國張謖中夏使鄭國疲於奔命而民困於彫  
殘漢陽諸姬莫能有抗之者皆是子西任其謀而苟非管仲之  
一匡中原寧有息肩之日故子產愛民之德管仲匡世之才皆  
不可少而子西卑之何足比哉夫子評三國之大夫其褒貶自  
有所重不必三年



亦分焉。貧非滿意之卿，無論  
講聽之夫，皆嗟不平，即素以  
名節自持者，未能全然釋憾  
也。無怨不亦難乎。富乃賤順  
一境，毋論好脩之士，循人退  
讓，即少以繩檢自歸，猶能  
辱自梏損也。無驕不亦易乎。  
人當勉其難慎，勿忽其易哉。  
補新旨無怨非排遺預制之  
謂依稀有不改之樂，非僅  
無諂之士可能。故曰難富  
較貧境為順，無驕而矜持  
于外，較無怨而無入不自  
得于中為易。情易以形難。

公綽章註子曰：官人者不可  
不度材而授也。若魯大夫孟

公綽，蓋長于守而短于才者  
也。以之為趙魏老，誠可以砥

附考周禮二十又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者。

### 無怨章

此章二句，子看當把難易二字透發。無怨作自然看，與無諂作  
強制者不同。蓋貧之境最逆，最易于喪志，易心須是胸中有所  
持，纔無一毫不平于中。故曰無怨難。難于所以無怨也。至于富  
之境則順矣，不必好禮之賢，苟知自守者，亦能挹損以消盈。故  
曰無驕易。此就常情上說，只泛論一個理，勿涉工夫勉入意亦  
在言外。

### 公綽章

此章分明譏魯失官人之道，重不可為大夫一邊，只以才望二

矜百司坐鎮雅俗其所優為  
矣若以之為滕薛大夫則煩  
劇之衝恐非風雅有餘才力  
不足者之所勝任也夫不可  
用之滕薛可用之魯乎用公  
綽者審其宜可矣

補新古不可為滕薛大夫隱

隱躍令入會誠魯意  
在言外即趙魏滕薛俱假

借之詞不可認實

補成人章全皆上成人對着

武仲公綽等言見彼等以  
偏雜而未成此以渾全而  
為成下成人對着今時之  
貧汚苟且的言見今時以  
敗壞而未成此以凝固而  
為成

成人章講于路問成人夫子

字作骨更重短于才上公綽廉靜寡欲是有雅望却無政才為  
趙魏老則兼摠眾職而無幹理之煩但須正己養重以考其成  
而已若滕薛大夫均撫百姓之凋敝外應強大之征繕非才不  
能任故一優一不可為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只好優游  
養重而已註大家勢重與國小政煩一邊俱宜輕說

### 成人章

此章總見成人之道不在于敏而在德性不在文飾而在真心  
若禮樂未備只存得此真心去不失做人的樣子故下節不  
是因他不是於中和遂教以敦本尚實蓋禮樂以忠信為本忠  
信是一點真心正欲其從此立基以進於禮樂也○成人謂人

曰成人之成也。惟在養性而  
已。其必若臧武仲之智、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頭是四者無之則空疎不  
觀性之大全。徒有之又偏駁。  
非窺性之本。休其必文之以  
禮樂乎。而陶鑄之以中正和  
樂之歸。則阻約而為精器化  
之為道。亦可以為成人矣。若  
今之成人。何必然。吾見其取  
乎先生之際。無不標以市心。  
而交盟久暫之間。幾不知有  
諾。貴母亦悞用之。似以盡  
斯文之真乎。有能見利思義  
而利不苟進。見危授命。而害  
不苟避。又要不忘平生之言。  
而然諾不侵。一真獨完。而大  
節無忝。亦可以為成人矣。由

道完成不虧欠也。子路負兼人之資。而不足于中和。故夫子論  
成人緊要只在文之。以禮樂一句。知廉勇藝皆性之作用。吾性  
萬物皆備。原具天則。有自然之至文。謂之禮樂。合知勇廉藝皆  
順性而動。則自無不節。自無不和。條理精察。而經緯無迹。是謂  
文之。以禮樂。非四者之外。別操個禮樂來。文此四者。文非文飾。  
是化之也。四者歸於禮樂。則無知名廉能勇功藝迹。而才能化  
為德性矣。若字與亦字相應。蓋云若此等人的所長。而能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也。謂成人不在矜才矜節。只要養完此  
中和本體也。○今之成人。只根禮樂不重無才智上。言此之時  
中和之風遠矣。人心澆醇散朴。詐偽成風。貪軟成俗。何必都到

前而言。則履中節和。而人成于有所養。由後而言。則含淳抱樸。而人成于無所虧。由可與今之成人。而進之哉。

補新章上節若字甚活。謂若此人來文之以禮樂。亦可

以爲成人。余之成人者。亦何必若此。惟人以議禮樂

哉。但守得義命的關頭。堅

得久暫的志節。則更出數

子之上。更恰中和之本。亦

可以爲成人矣。

不言章講衛公叔文子亦廉

靜大夫也。時人遂以不言不

美不取稱之。夫子問于公明

實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固已疑之者矣。公明實

對曰。言笑取何能盡。無彼以

禮樂渾成地位。纔稱人苟不汨于利害。不移于終始。有一段忠

信爲質的人。亦可爲成。謂其可以從此心而爲之。非遽止于此

之意也。見利思義三句。俱是忠信之實。忠信只是實心爲善意。

勿分貼思義者。義當取則取。義不當取則不取。見危以處變言。

授命。只是捨生不限定死。二見字極有力。必于利害上見浚破。

方能思義授命也。又要即平生自家期許之言。不是與人約信。

不忘是必踐意。兩個亦可爲成人。上對聖人言。下對上文言。

不言章

此章本人情以斷文子。不必以前節爲異行。下節爲中行。須知

不言不笑不取。是超脫於人情之外。而舉言笑取。悉泯於無此。

不言不笑不取告者過也。吾夫子非無言也。特其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而謂之不言耳。非無笑也。特其樂然後笑。人自不厭其笑而謂之不言耳。非無取也。特其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而謂之不取耳。信斯言也。不為先亦不為後。妙因應乎自然。不諧俗亦不炫奇。芝時中而變化。此道何容易也。故夫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蓋不遽斥其非。而亦不遽許其是。聖人不輕以時中許人者如此。

補新立時方巧令貪汚。夫子

傷之使文子審其有定儘

可風幸少賈所陳更加人

一等矣。夫子亦不意當時

人情之必不可信者。時言樂笑義取。是審取於人情之內。而

言咲取能化其有此。則人情之未必能然者。聖人只在人情上。

求人非情之正。則不可信。故首問曰信乎。乃不信之意也。適情

之宜。則未必然。故末應之曰其然豈其然乎。乃不然之意也。○

文子在衛。想是個慎言咲。即取與靜退廉潔之士。世人遂以不

言咲取稱之。夫子非不知而問。因他有此過情之名。恐矯情立

異者爭慕效之。故就衛人而挾其真耳。○時然後言六句。正是

稱他不言不笑不取處。須曉得人之厭心。必是因其多而生。時

然後言見非時則不言。而言寡矣。所以人不厭其多。而稱他不

言。其故只是如此。重不厭二字。賈原非欲以時中歸文子者。不

言其故只是如此。重不厭二字。賈原非欲以時中歸文子者。不

有此等人故曰其然豈其然若曰文子之賢一至此乎夫亦驚駭嘆賞焉耳若料其不能殊非聖人之度其然二句作夫子不然之詞則聖人一輕薄人矣乃曰賈說到時言樂笑義取搔看自已非處不覺言之如此懽忻踴躍耳試深思之與文子有何干涉以防章講子曰臧武仲食邑于防者也得罪奔制乃不自知請後而自却如防以請意以請而得則猶守防為世上請而不得則將據防以叛君蓋明示君以不可動之勢而後君以不測不忠之請要君孰甚焉雖入以其辭之遜而

得把時中字混入其然豈其然乎猶云其如此乎豈其果如此乎蓋深示不輕與之意時語意婉曲不直迫耳亦非疑之也摠見予情須素養化境非漸造若單出其然則云據子之說文子為人是如此庶不犯下句註禮義充積二句勿入講

以防章

此章要君全在以防二字蓋臧武仲見讎孟孫乃以東門之甲獲罪奔制其罪不及不祀求為後於魯非為不可但臧為既納蔡請命武仲不得更入防以求以防而請便是示其君以不可動之勢脅其君以不測不忠之請縱或以求為後三字憐他是一個不忍先人之斬祀為孝不忍後人之失統為慈其要君一念

曰：此要君必不信也。

**補新古** 仲歸魯而以身請焉

可也。即在却而以詞請焉，亦可也。胡為乎必小防也？分明謂防是吾之防，君不得而主之也。在以防二字，見是要君當時魯人只見其卑詞以請，若可矜全，而不知其以防而請。夫子在以防上窺見其無君之心，雖曰二字是設言以見其的，是要君也。

**正譎章** 子曰：齊桓公晉文

也。皆伯之雄者，以今考之，文也。托尊周之名，而陰謀適以自利其譎，而不正乎。桓也有尊周之實，而大義足以服人，其正而不謂乎。二伯之鑑也。

形迹顯然，孰得而寬其誅。代為之解哉。雖曰二句甚誅其要君之心，不必作人之言。

附攷：孟孫患臧孫紇，請之于季孫。季孫怒，命攻之。紇斬慶門之闕，出奔邾。已而如防，使其兄為納。大蔡以求後，且曰：紇非能害也，智不及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勛，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考左傳：立後不是，立其子，只是立臧氏，使先人有後耳。

**正譎章**

此夫子發二公之隱。隱非心術也，指其事之正譎。人不及知處言。若心術則皆不正。文所尚者，權謀所恃者，詐力陽誘之而陰

補新旨朱註則專引二公伐

楚一事而言是在攘夷狄

上論正諱如宋張橫浦則

去蔡丘之會定太子以安

王室公義也踐土之盟挾

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此

文專在尊周室上玄論張

說更大

補桓公童全旨玩二章夫子

只是稱其功並未許其仁

如其仁云者情謂其不以

兵事似王者之行仁以德

不以力耳如字作似字着

正霸者假仁之意也至下

章只言其不為諒亦非言

其必為仁夫焉有仁而鬼

卜者思之

童章講子路曰仁者不先

攻之無正大光明之行桓則所執者信所仗者義名則順而事

則公無取于權謀詐力之私然桓公亦非不譎者但未至文公

之甚耳不是十分許桓公○二公實事雖不必用亦不可不知

晉文公當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

曹衛以携二國之交如于幽之會以臣召君翟泉之盟以下而

攻上故曰不正無非陰謀取勝而不知尊王齊桓公於楚未服

也則責包茅而伐之楚既服也則釋曹衛以携之如葵丘之會

明王禁首止之盟宣世子無非仗仁義以尊王故曰不譎在尊

王上看亦好

召忽童

章



身後凡當桓公殺公子糾時  
召忽死子糾之難管仲不與  
之同死脫堂阜而忘帶鉤身  
雖存而心則忍意者其未仁  
乎夫子曰子殺管仲之未仁  
也亦未知有仁者之功乎仲  
之時王室衰微諸侯離畔桓  
公起而糾合諸侯為衣裳之  
會不以兵車爭雄長天下之  
息兵無事者管仲內謀外斷  
之力也是仲以一身而功濟  
天下孰有如其仁者乎孰有  
如其仁者乎又安可以不死  
而廢其事功也

補新有人臣處難須看事體

如當君与社稷俱亡必無

苟活之理即活而立功難

逃名教之誅糾白俱出亡

此章子路殺管仲未仁以心術言夫子許其仁以事功言○召

忽死之明取他殺身成仁處未仁指忘君事讐忍心害理言子

路但欲以忽律仲而不知忽之于糾雖有可死之道而仲之于

桓公無不可事之理故夫子只取其功以見不死無害也○九

合諸侯是去尊周據夷不是空○九合不以兵車是大義服之

大信一之力字是由謀外斷之力力之所管攝處便是仁有仲

之力而春秋不患無君臣宇宙不患無夷夏完了許多元氣正

了許多綱常據九合之一時誰能保國安民哉兵禁亂如管子

者故曰如其仁只就春秋時說勿以召忽來比

附攷按左傳初萊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公子即在子之位未定也  
小白先入得國則社稷有  
主齊人業已君之矣子糾  
一身無開宗社輕重仲又  
何必以死殉仲原介可以  
死可以無死之間而功又  
超軼于古故夫子直畧其  
不死而稱其功

補又相章全肯子責仲在

又相一邊故夫子亦疏相  
桓公說其功末節是反言  
以見桓公不深仲之相非  
分釋上文不死又相兩意

又相章謹子貢曰管仲非仁  
者與當桓公殺公子糾管仲  
不能死其難亦已矣又從而  
相之下心安乎仁人必不如  
是也子曰子以未仁譽管仲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  
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代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  
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子論子糾小白俱棄公庶  
弟非有嫡長之分是時并出奔爭入非有先君之命又仲忽  
事糾鮑叔事白皆不過以己意分事非秉公命而事之與王  
辱臣死者不同

又相章

此章重一相字末條以反言以決仲之不必死為信之大以見

和生仲之功正在相桓乎  
當仲之時周室陵遲夷狄橫  
恣天下之不正甚矣自管仲  
相桓公而長伯諸侯也北伐  
山戎南伐楚一正夷狄亂華  
之天下而轉為周民到今  
受其攘夷之賜向微管仲則  
誰為定霸誰為一匡天下齊  
為夷狄吾亦被髮左衽矣此  
相桓莫大之功天下後世之  
人莫不知有仲而仲之心亦  
自諒其不可以死也仲豈若  
匹夫匹婦之執小信也無益  
于時矣補于後世自經于  
溝瀆而人莫之知也仲何如  
人而若此乎賜未可以相桓  
為非仁矣

其為仁。非與上節並重。○又相一字極重見得北面事仇何顏  
自立其昧心一至於此。○次節正頂一相字來重一匡句伯諸  
侯是為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匡正也當時南風日  
競王室陵夷朝廷之統中國之紀綱蕩然無餘了管仲惟是  
相桓膺此仲父之寄故一盟首止再盟葵丘十二國之君攝心  
於天子而天下之名分正北伐山戎南平荆楚四十年之餘威  
震疊於外夷而天下之統體已匡故曰一匡天下一字言一舉  
天下一切正了匡處便是賜到今受賜承上句來正是言後世  
被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內天下後世不卒微管仲不是管仲  
若死之說微是管仲之相孰能維持此宇宙莫說道楚國憑陵

古少他不得夫子言仲當  
初豈得沒要緊只等死了  
若止說天下後世誰不知  
仲便与不必死意無干若  
云豈肯自同于匹夫文似  
推仲心事而非夫子沒旁  
論意

同升章謹衛有大夫名僎者  
其初公叔文子之家臣也文  
子因其賢而薦之卒与同升  
諸公故夫子聞之曰文子之  
謚為文固以其脩班制交四  
鄰衛社稷藉以不辱乎即此  
薦僎一事觀之無位高軋已  
之嫌有薦賢為國之度真可  
以為文矣其得謚夫何愧哉  
補新旨書法古而盡一公字  
大可味家臣而同升諸公

且將舉天下變為左社安能尚有今日。夫管仲相桓之功如  
此正宜愛惜此身以為建功立業之本當初豈得沒此緊要這  
等輕生不顧自同匹夫匹婦之量。經溝瀆而莫知哉。信乎仲不  
必死而相桓無害於仁矣。此只是就其功業而沒旁說他不必  
死。若直說天下後世誰不知之。不似匹夫匹婦云云是重莫知  
字面與不必死意無干。若云豈肯自同于匹夫又似權重心事  
而非夫子沒旁論仲之詞矣。豈若直貫到底莫之知。正見死為  
可鄙。仲不消學他如此做耳。

同升章

此章不重僎。只重文子為國家惜才以故。忘分薦僎文字全在

臣心私則暗昧而不知心  
公則何等先明夫子正心  
其心之公處信其文也

子言董講子言衛靈公之無  
道也。康子曰：有道者昌，無道  
者亡。夫如是，奚而不喪耶？夫  
子曰：靈公之喪，而不喪，則以  
用當其人耳。彼不能勤信義，  
以寧旅人而治賓客者，則使  
仲叔圍當其持饗餼幣帛，不  
愆于儀，則圍之為也。彼不能  
握心也，以侑先靈而治宗廟  
者，則使祝鮀當其時，而禴祀  
蒸嘗不闕于享，則鮀為之也。  
彼不能善折衝以固吾圉，而  
治軍旅者，則使王孫賈當其  
時。菟苗獠狻，不忘于習，則賈

薦僎上看出。○臣是家臣，既曰臣，又曰大夫者，自其後日而言  
也。臣字同升字重，看見他休，有古大臣風度。此等心腸光明  
俊偉，與世之忌刻闇昧者不同。故曰：可以為文，心。生。只。在。  
文。子。心。上。說。為。要。要。看。可。以。為。三。字。按。文。子。謚。文。之。故。蓋。以。能  
修班制，與曰鄰交，使衛之社稷不辱，原不為薦僎。夫子却就薦  
僎一事與之。

子言章

此章見用人所係之重。無道指曩倫失序，紀綱不張，說而喪字  
有分別。上以君德言，德昏則國亡；下以用人言，多賢則國保。仲  
叔圍三句，須重用當其才上。然切要根靈公無道上說來，方得

之為也。自是隣懷有禮神用  
怒恫無備禦侮亦是維持邦

國之一道也。又奚至于喪哉  
補新旨見為國在用人之長

又在子各當其用當當其  
用雖以三子流能存至道

之國况賢而才者乎。苟用  
當其才雖靈之至道猶可

以圖存况有道之君乎。  
不昧章譜子曰吾人一生精

力皆凝結於愧怍之念怍則  
內照審而出之惟惧其深矣

之必款其赴矣有如其言之  
不怍也則其精神才具只以

供立談之一快空談之亦空  
置之耳欲為之以踐此言也

不亦難哉。蓋不待徵之後發  
已知語言行誼截然而入矣

旨趣仲叔圍嫺于詞令可使主君不辱則寄以賓客之事而介

紹有人祝鮒習于祝史可使鬼神克歆則寄以宗廟之事而工

祝有人王孫賈練于戎事可使布伍有法則寄以軍旅之事而

訓練有人三者用得其人夫是以幽明得所文武兼宜內外畢

然神人胥悅綴以無道者主於上奚遽至於淪沒哉。須知三臣

皆偉臣圍瀆倫祝崇佞賈市權用之各盡所長猶足保國假使

靈公有道而賢才協成其於國治又當何如

不昧章

此章一串講下重不怍上怍是真心為是真精神誦言者必敏

行大言不慚之人只要口頭誇張得過原未嘗有必為之心則

神言言之作正心之料其  
難于為而作也乃其言不  
作是易視為矣視為易  
則于為必難不作不但無  
必為之志亦不自諒無可  
為之才則為之也難則字  
領上最急

成子章謹陳成子弑其君簡  
公君臣之大變也時孔子已  
告老矣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曰陳恒弑其君請聲其罪而  
討之公以征伐之權在三子  
不得自專乃曰告夫大夫三  
子夫君不能自命三子而屬  
之告老之臣非孔子請討意  
矣嘆曰以吾從大夫之流固  
之大事不敢不告吾君也不  
意君曰告夫三子者於是不

安得有勇為之事只就言不作之時就決其必不能見之行不  
是說許透頭力量難赴之意

### 成子章

此章重討賊之義首句提起下以告君告臣分兩項看○沐浴  
是鄭重其事即至誠以感動之意請討二字凜然正君臣之大  
義若但云意在振聾友小子公曰告夫三子正見君權下移處  
所以吾從大夫之涉一是背後說一是當面說一見吾為大夫  
且不敢不告而况君乎一見吾為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而  
况在位之大夫乎一是嘆詞一是發詞要說得不敢意出言吾  
若不告是為養奸是為縱亂此秉一息不能自安雖欲不告而

得已而之三子告焉三子素  
有無君之心宜其以討逆為  
不可矣孔子又曰以吾汶大  
天之後承君之命不敢不以  
此為子告也其警之也深哉  
補新直夫子自言志在春秋  
此請正志之所在也告而  
汶可以匡齊告而不汶亦  
可以警魯總之能使亂臣  
賊子懼也豈當日絕筆之  
後一却夫春秋雖做不許  
却是已明君臣大義矣  
事君章謹于路問事君夫子  
曰人臣事君備畏此心之欺  
耳故非惟沽名賣直者為欺  
即志切許國而識見未真幽  
獨難矢者亦為欺必勿欺也  
而後根心而莠之雖犯顏極

不敢有惕動魯君及三子意在君曰告夫三子者是夫子述哀  
公之言照註一乃字便有味之三子告此處其有情境見得陳  
恒之罪不可逃而天下之陳恒可以脅息弑逆之誅不可赦而  
未形之弑逆可以輯謀此告三子意也非徒奉君命也不可云  
者謂鄰國之逆非我所急也意在註聲勢相倚上

事君章

此章見上臣事君小心與信而後諫不同欺字要看得細勿欺  
是事君第一義源既濶濶欺非欺君乃自欺也勿欺後誠意上  
夫來就事君上說犯只勿欺中一事不但直言無隱即君可諍  
矣而或有意沽名不沽名或處之不盡其道而暴君之過皆



諫可也。不然即欲犯以吐生平之氣。其能以欺寸心耶。

補新直本以忠臣之精神。以直臣之言論。方可以事君。事君者以言事。尤以心事。宜一氣看。

上達章講子曰：人心一念有所造。即萬境有所歸。故心体自高明也。而君子完之。循習愈久而品地愈崇。有不請于穹窿峻絕不止者。斯君子之達也。心体本無卑污也。而小人溺之。陷溺愈深。而品格愈卑。有不入于至愚至陋不止者。斯小人之達也。蓋君子以所通為達。小人即以所蔽為達。君子以無人益為上。小人即以有天損為下。人可不發。

欺也。皆不可言犯。犯之正是勿欺處。言人之所不敢言。搃言心之所不敢不言也。曰由其言之所得。及搃竭其心之所不得不盡也。勿欺者人臣之常。犯者人臣之暫。二句一氣帶看。

### 上達章

此章以身心造詣言。不以人品言。重理欲。初分上。達者極至之意。理境高亢明爽。君子遊之便日趨詣。故曰上達。欲境沉淪汨沒。小人遊之便日墮落。故曰下達。初只在一理。欲上差。此畢竟天淵懸絕。真不可不慎。此與孟子利與善之間照看。為已章。

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而為字即

補新直不要添入循理狗款

等意只是從君子路上走

便做到君子處地。從小人

路上走便做到小人處地

為己章。孔子曰學莫先于己

己之辨合之則人亦已也。堯

之則已亦人也。吾觀古之學

者其所為者。修道德于己而

非以取資資。即或蕪容并包

迹似為人。要以滿己之量而

己其為己。有如此者。今之學

者其所為者。取資資于人。而

註而欲字俱在心上分別。古人一心務實。無論闇然自修踐形

盡性為己。即參贊化育。立達遍天下。無非完全此己。故為古之

學。今人非不知有己。只因他念頭專要博名高。圖厚實。非急

求人知。即無論馳驚博施。營逐聲利。為為人。即正誼明道。亦所

以為人也。為己正在人上看出。己未不專是株守一膜之謂。為

人正在己上看出。人未非專是兼容并包之謂。

寡過章

此章重欲寡其過。一句主心學說。伯玉使人於孔子。以心契夫

子也。而夫子之問乎使。亦以心得伯玉也。何為不就事為上說。

是問他用心。是何等識見。只就心上隱。影下意。描寫為妙。夫

靜居一室之內，神馳六合之外。

伯王節講：夫子至衛，嘗主伯

王之家，至是伯王使人子孔子、孔子見使者，如見伯王也。故与之坐而問焉，曰：夫子近日何所修為？使者對曰：吾夫子烏乎為哉？吾見其處心積慮，欲寡其過，天常若未能為，是則夫子之為也，是言也，真知伯王之心，而善為之摹寫者，故人心地若共證于一堂。聖哲密脩，若泰合于片語，故夫子許之曰：使乎使乎，重使也。正所以深信伯王也。

補新直人心，着實用心克治。方見有未能處，若自謂能。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一氣看，寡過虛說，不必填塞，身過心過等語。此句只重一欲字，未能根欲字來，欲則必覺其未能，蓋他在幾微隱約之地，力求無疵，又若以為有疵，念了不肯放過，又念了不敢信認，此是防其微之心，非制其顯之心，是杜其或失之心，非失而求挽之心。苟非見得心體明瑩，煉得精神邃密，決不有此。夫子常曰：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又每事曰：未能，不意伯王隔地而能神相砥礪如此，不意使者一言而能揭其虛衷。又如此，故夫子稱之不是取其詞令之善，而不稱伯王之賢，只重發寡過未能意，註自卑賢彰等似剩語。

出位章

寡畢竟是未能也。伯玉定  
訪處正在未能如此。堯舜  
純病。文王未見千。古只是  
此心執意。此心被使道出

出位章。講曾子曰。思之濬也。無所  
無所不入。而思之濬也。無所  
不出矣。君子認見在為實地。  
無論結慮一隅。游神六極。皆  
位在而思寄之也。何嘗有出  
位之思乎。蓋位中之思不可  
忘。則位外之思所畢置。此君

子之上於其所也。  
補新肯心之神。明固有常舍  
不逐物而遷。是其位也。思  
者神明之運。當思而思。思  
而復於無思。是謂思不出  
位。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百  
慮而一致。

此章與素位不願不同。要看思字。思止於理而不遷。便是不出  
其位。位即天理之所也。君子身之所處。止其所處。止  
其所不止。則未免變遷不定。就是妄想。就是出位。故位在不遷  
思與位不在而誠思者。均非安止之學。此艮卦象辭。全要以止  
字作主。

恥言章

此章恥字過字。全在心上說。與敏事慎言不同。他說話常若有  
羞慚忸怩之意。故曰恥過字。根着恥字來。惟其有恥言之心。則  
行自不得不過。過非太過。即欲故意。又要認恥。非惟慮未能行  
而恥。雖所能行。猶不敢說盡。只就行看。亦不見得過。自言不及

子曰言易浮而行

易讞也君子耻其出口之言而千行則寧過于奮焉其用心如此凡以警言行之偏而已不然言之不怍為之也雖何以為君子。

補新旨有物之言何足為耻

中道之行何可言過此還當作一句看。下謂耻言之過其行也。亦同文成說謂与耻速之意相参看。

自道章講子曰道之体一而分之有三我無能為三者何仁者之不憂也知者之不惑也勇者之不懼也此丘所目企於君子者与子貢深知夫子而嘆之曰見已能者其能局見無能者其能忘夫子之

形之則過矣。要把言行互說方明。側重行邊為妙。

### 自道章

此章見聖道之化于無故能而不自見其能。要看一無字。不曰君子之道而曰道者三見。得三者是君子。日用常行的道路。我無能為。全是自忘其能。與中庸丘未能一為不同。彼就躬行說。此就心体說。講語須隱。含自道。光景方妙。知仁勇不必做。三個人。君子便是仁者。知者勇者俱以心言。不憂正其心体之素。然而為仁處不惑。正其心体之朗然而為知處不懼。正其心体之凝然而為勇處。須知此三句不是紀君子之道。只將來形己無能不可說。我猶未免于憂等語。自道是自言。蓋常人仁自處。

未能三者蓋夫子之自道云耳孰有仁知勇如夫子者哉

補新直聖至夫子地位其自視與顏蒙無二體又何處道其有能若見以為能便非聖人之道若見以為能而故譙屢于不能充非聖人之心

方人章講子貢以比方人品為學夫舍己而逐人又因人而廢己夫子抑之曰賜也意自治有餘裕而旁騖于人其賢乎哉夫我覺自治之未能寔不暇于此夫以我之不暇也而賜暇乎哉賜盍反思之新直賢字暇字正相對應賜字我字正相對賜也賢字哉即要把暇字剔上

仁知勇自成知勇故有仁知勇之可名夫子一理渾然全無仁知勇的迹象曰哉無能焉則夫子真是自己道出自己的形象豈真無能哉

方人章

此章見學先自治賢以自治有餘言不暇以自治不足言暇字是學者大病痛聖學惟日不足何得暇時夫子深析子貢只是見得無暇為此耳竄重一暇字○子貢方人原是杞作學問內事然如此為學終無碍于身心看乎哉二字正暗訊他處宜重發以一句做過者非是夫我則不暇不宜實着夫子自家不暇便把忘食忘憂等語填塞大意云方人之事自治有餘或可反

來賜也。得暇及于此乎。我夫我則不暇矣。玩夫我則不暇。卒者當各事思其為。我也不宜寔。作夫子自認。填入。發憤敏求等語。大山王意。

不患章講子曰。學每急人知。矣而于能勿計。烏不知己能。能即人不知。不知之患也。惟患己之不能。則道術無聞。而性分有歎。有終身莫賁之恐。無須刻可分之心矣。而人之知不知何論哉。

補新。意此以知能字相照。人之知我在能。我之能不能。在自知我無能。而又偶見知于人。則恍然。人之不我知也。人不我知。而我苟有

照畢竟不是緊要切己事。體賜果有餘而為此乎哉。夫我則此本分內。閑。自皇。猶恐未暇。而暇為此也。賜果賢乎否也。夫子只要把自治一着。換他方人的意思。講語要得靈活。婉轉。口氣方合。趣。

不患章

此章見吾儒為己之學。只求己之有能而已。二句一直說。謂不患己有能。而人不知。惟患己之有不能耳。下句不能二字最重。不可說是見知之實。在我實踐上說。心有真能。學貴全能。如一无所斷。便非能之真。如一有所歎。便非能之全。如此則我獨知之地。已不勝愧赧。又何以責人之知。即人之赫然有稱。犹是未

全能則又何必知于人

也曰至之舞知取物者自以

為賢矣然有心于逆億非明

詐我。不億。度人之不信我。抑

亦本心之明自然先竟者虛

而通靈寂不翳照是為賢示

何以逆億為哉

補新造物情自妄吾心自真

客感自紛主君自一至靈

之本體與太虛无物者同

流所以為賢乃嘉其心。體

之妙非表。其用明之義也

栖：章誦微生鉉謂孔子曰

丘居恒于丘則欲易然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柯為是栖

知我也。故君子患此不患彼。

不逆章

此章夫子貴自然之明。重一覺字。賢即在先覺上見。先覺只從

不逆不億處點出。非覺其詐不信也。上三句一氣講。下言君子

于詐者不信者未嘗逆之億之也。第覺之耳。若說未嘗逆億却

又先覺便是兩層。覺字最精深。如鑑在此。物來自照。方是覺。先

覺全是一念純白無私之衷。足以照徹天下。所以稱賢。字猶

云如此乃可貴耳。不作人品看。

栖：章

此章見聖人心于濟世。故遠權以通之。栖：周流不舍之音。



曲為論以阿世，變其道以媚人，非敢為此也。亦以斯人徒與世運循環，若以天行之未遇，遂藥天下之無邦，則固甚矣。吾深疾之也。吾惟求去吾疾而栖，豈為佞哉。

補新直玩無乃二字。見微生非，非子為佞，乃設佞之一字，以探其為何栖之意。疾字如烟霞痼疾之疾，疾者痛也。聖人萬物一体，痛其固執，以元氣不周流而癢痺耳。

稱德章。謂子曰：驥之所以為驥者，德力具焉。然驥之稱，不稱其致遠之力，惟是疾徐閑平，節緩急調，干宜若人馬兩

子固是栖，但不是佞，亦不全。是口給，實有依阿求合意，在無乃為佞，非直指其佞也。謂佞固吾子生干所惡者，而即今栖，若此無乃嘗試為之乎。今人竟不可解，據此諷，分明是激之，以不可居之名，以挽其易天下之思耳。乃夫子之栖，却是疾固而非為佞，疾固不可說，隱為不是。世運有升降，人事有變遷，吾輩全在遇變而通，而止久速不膠于一。不如是，則執一不通，為固而已。可惡孰甚。聖人自明心事，非疾微生之固也。

稱德章

此是聖人重德，而寓言於驥。講內要借驥隱影。君子說純，誨驥便不得。白乙句一氣直下，驥是德力兼有的，但德重力輕。

相喻是驥之所以稱良也。因是而可以相士矣。

補新直善御馬者。取其力于德之中。善相馬者。嘉有德于力之外。此語方合。得君子意。不要泥稱字。專在得名之由。上論須玩聖人之意。乃示人知所重也。

報怨章。論或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彼以怨來。我以怨往。迺加無已時也。今欲以德報之。何如。蓋有心于示厚矣。子曰。怨以德報。則將以何報德。同怨於德。等德於怨。豈得其平。試其以直報怨乎。任理而平。施之以不報之也。至如德則以之報德焉。人於我為知已。則感且不朽。我以彼為

原其所以稱為驥者。則不以力以德也。德謂調良。調是閑習而易控御。良是馴服而不蹄齧。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君子先德器而後才能。馬先調良而後千里。此夫子重本之論。看來本文無才字。似不必插入。

報怨章

此章或人見積忿生害。禍亂相尋。故有激而為重德之論。不知報施自有中道。或人雖務於厚。而反失其中。聖人酌其平。而亦不失為厚。只重以直報怨。上而以未句足之。見德所以報德的。豈宜以此報怨。何以報德。是折辨倒他。蓋報怨以德。則報德者窮於無可加。將等怨德而同其報矣。直字是直任公理。不因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0612

一九 年 月 日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四

書

版

六



